

Arena Breakout Collab Story

CN Base Script

-73-A-2

卡莫纳，暗区地带。

一个有无数规则，却也没有规则的世界。

指挥官：跟了两条街，还不出来吗？

暗区东部的一个破败小镇，街上行人稀少，大多行色匆匆；简陋的建筑上偶尔还可以看到些残留的弹孔，昭示着镇子的贫穷与混乱。

一个略显沧桑的妇人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上前。

妇人：请问，您是特遣队员吗？

妇人紧张地躬着身子，询问眼前背着枪、穿着全套作战服的指挥官。

指挥官：是。

妇人：太好了！求您帮帮我，救救我的孩子！

妇人闻言大喜，猛地跪到地上想去抱住指挥官的腿。

指挥官却快速后退闪开，从腰后取枪上膛，对准了妇人的头。

指挥官：退后！

妇人：……啊，这……我没有恶意。

妇人：对不起，我听说特遣队员们能接暗区里的一切委托。

我只是想请您救救我的孩子，他叫托尼……

指挥官：听说？

妇人：是镇上的援助医生，从马尔洛斯的大医院来的。

妇人：她说找到带着枪、穿着作战服，身上没有任何标志的人；他们就是特遣队员，可以帮我

……

妇人：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样会给您带来困扰。

指挥官：在暗区，对陌生人保持警惕总是好事……你先起来。

指挥官把枪收了回去，却依然小心与女人保持着距离，注意着她的双手和可以藏枪的衣袋。

指挥官：说说吧，或许我可以帮你。

深夜，暗区东部，某临时营地。

黑帮：“货”都送出去了吗？

黑帮：除了这个新到的小子，别的都送码头了，后天开船。

黑帮：盯紧点儿，最近不太平——

黑帮：什么人！

原本安静的营地突然响起猎犬的示警，值守的黑帮骂咧咧提起了枪。

黑帮：出去看看。

黑暗中，凌乱的脚步伴随着急促的呼吸。

托尼：呼，呼……不行，我跑不动了……

指挥官：跟着我，别停下！

不远处，四五个黑帮打着手电正在搜捕。两只猎犬突然狂吠起来。

黑帮：在这儿！

几道手电光同时射来，奔跑中的二人变得无处遁形。

指挥官：趴下！

指挥官把旁边的少年拽倒，一梭子弹从他们的头顶扫过。

黑帮：停！

黑帮：小心点，别把“货”打坏了。

一个看上去像是头目的人制止了手下的扫射，打了个手势，四人朝着目标围去。

草垛后面，一个少年被护在身下，眼中的惊慌掩盖不住。

托尼：怎么办？

指挥官：嘘……

没有回答，指挥官示意少年噤声，而后悄悄移动脚步，借助草垛的掩护移动到右侧，突然——

“呼——”

黑帮：*！这边！

“呼——”

指挥官迅速解决掉两个敌人，然后一个翻滚移动到另一侧的货车后，子弹追在后面在夜色中爆起一串火花。

黑帮：上燃烧弹，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

位置已经被暴露，指挥官无路可退，眼见两个黑帮已经包围上来。

“轰！——”

爆炸的烟尘散开，草垛后露出少年不敢相信的脸，右手还保持着投掷的姿势没收回来。

托尼：成……成功了？！

货车后，指挥官走了出来，手中握着还没来得及拉开的烟雾弹，踢了踢旁边倒下的黑帮，确认对方没有反应后，朝少年挥了挥手。

指挥官：哪里捡的手榴弹？干得不错！

指挥官：过来找找，看有什么能用的。

仔细翻动着脚下黑帮的装备，确认没有漏下一颗子弹或药包，指挥官掂起一个已经爆满的背包，甩给旁边的少年。

指挥官：接着。

“咣啷——”

不知从哪里射来一记冷枪，险险擦着指挥官的胳膊，击中了身后的车门。

指挥官：在油桶后面，隐蔽！

少年迅速抛下背包，藏到车后，却发现指挥官没有跟过来。

托尼：你快——

爆炸的轰鸣打断了少年没说完的话。

托尼：——过来……

“沙”、“沙”……是军用皮靴踏在草地上的声音。

少年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紧紧攥在手里，默默数着：一步、两步……

在脚步声越过车头的那一瞬，少年猛地跃起，把手里的石头朝来者头上砸去！

托尼：死吧！

指挥官：喂？喂，是我！

托尼：啊？！

托尼：……呼，对不起，吓死我了。

看清了来者的面容，少年松了一口气，抱歉地扔掉了手里的石头，一脚踢到了车盘底下。

指挥官：先走吧。带上包，保持警惕，随时可能有子弹射向你。

指挥官：要记住，这里是暗区。

指挥官：M32战术耳机？这个能用，降噪一般，拾音放大的效果还行。

雨夜带着拖油瓶在丛林中赶路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找了个可以避雨的地方，指挥官清点着背包里的战利品。

指挥官：没想到对方这么不好对付……这趟怕是要亏本了。

少年见状，把自己的背包递了过去。

托尼：还有这些。

指挥官看了看少年沾了泥污的脸和营养不良的胳膊，低下头继续收拾。

指挥官：给你了就收着。

指挥官：为了救你，你的母亲不少费心；这个委托任务，她开了这个数。

指挥官伸手比了个数字，少年见状长大了嘴。

托尼：我家哪来这么多钱？！

指挥官：我也觉得奇怪，看她的样子不像有那么富裕。

指挥官：本来我想免费跑这一趟，但她坚持要按规矩办事……说说吧，你是怎么被硕鼠帮盯上的？

托尼: 硕鼠帮? 你是说抓我的那些人?

托尼: 不知道。我回家路上突然被打晕了, 醒过来就已经在这儿了。

托尼: 原本还有其他人关在一起, 但白天都被拉走了, 说要到送到码头去。

指挥官: 码头?

指挥官似乎在琢磨着什么, 机械化地擦着枪,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托尼: 你怎么了?

指挥官: 没事, 好好睡一觉, 我守夜。

指挥官: 天亮, 送你回家。

清晨, 暗区东部, 马尔洛斯北郊小镇。

一座看上去久未修缮的窝房前, 少年托尼兴奋地推开家门。

托尼: 到了, 快进来!

指挥官: 等——

刺目的血红, 淌满了霉迹斑斑的地面; 房间里, 一对中年男女倒在血泊中。

托尼维持着开门的姿势, 刚刚的笑容还僵在脸上, 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指挥官: 走!

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反应过来的托尼挣开指挥官的手, 冲了进去。

托尼: 爸! 妈!, 是谁? 谁干的!

指挥官站在门口, 回头看了眼洒满阳光的街道, 又看了看房间阴影里抱着双亲失声痛哭的少年。

叹了口气, 指挥官摘掉了新捡的战术耳机, 跟在少年身后进了门。

指挥官: 我们先离开——

黑帮: 离开?

身后的门被关上了。

四五个黑帮从另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围住了两人。

黑帮: 我的钱都敢骗? 胆子挺大啊。

敌众我寡，后路被挡，指挥官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敌意。

托尼：是你杀了他们？

黑帮：你爹在赌桌上把你输给了我，又让人偷回去。你该问问他，拿这招骗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黑帮：识字么？自己看。

一张合同被丢到了地上，少年的双手止不住颤抖，不敢置信般反复读了几遍，而后突然把纸撕成了碎片。

托尼：不可能！这不可能！爸爸他不会这么做的！

托尼：对了，还有妈妈……妈妈她在找人救我！

黑帮：你说这个女人？

嫌弃地用脚尖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女人，黑帮头目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水滴形状的金坠子，在手里抛了抛。

黑帮：啧啧，宁愿卖儿子都不拿金子去还债，也算是对狠角色了，哈哈哈哈哈……

头目将视线转向少年身后还举着双手的指挥官。

黑帮：我知道，按规矩，你们收钱办事，不该找你清算；但你也伤了我几个兄弟……

黑帮：识相点儿，把值钱的留下，自己走吧。

指挥官：好说，好说……

指挥官缓缓下蹲，而后右手把包脱下，放到地上。

黑帮：这就对了，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指挥官：托尼！

就在呼声响起的那一刻，托尼突然暴起，不顾周围的枪口，猛地咬上头目的大腿。

黑帮：*的！把他给我拉开！

不想真的把少年打死，头目举起枪托，砸向少年的脑袋。

同一时间，指挥官把手伸向了胸前的弹挂。

“嗡……………”

刺耳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房间。

黑帮: *的！震爆弹，摘耳机！都摘耳机！别让他们跑了！*！都听得到吗！

拉起失去行动能力的少年，指挥官在巨大的晕眩中撞开门口的守卫，朝外奔去。

指挥官: 好点了吗，自己能跑了？

跌撞着跑了一段，少年受震爆弹影响的方向感勉强恢复了一些，努力站稳，分辨着眼前的街道。

托尼: ……能。

指挥官: 分开走，甩脱后，城西的废屋集合。

托尼: 一起！

指挥官: 没时间了，我去引开他们，走！

用力推了少年一把，确认他已经跑远，指挥官原地停了一会儿，直到看见远处黑帮的人追了上来。

黑帮: 追！死活随便！

指挥官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入夜，指挥官甩脱了追兵，按照约定来到了城西的废屋。

托尼: 你来了！

托尼已经在里面等着，衣服上沾满了灰尘泥污，不知这一路是怎么跑来的。

指挥官: 没人跟着吧？

托尼: 没，没……

指挥官走了进来，小心地把身后的门关上。

“咔哒”。

指挥官: ！

门从外面被反锁了。

托尼: 对不起！

托尼哽咽着跪在地上，头低得埋了进去，不敢去看指挥官的反应。

门外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黑帮: 放你一马你不识相, 就没必要继续客气了。上!

门外传来了泼水的声音。一股刺鼻的气味透过门缝钻了进来——是汽油。

托尼: 等等! 不是说好放了我吗?!

托尼: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托尼扑到门前, 用力捶着不厚的门板, 指挥官早已避开闪在一旁。

“刺啦——”是火柴的声音。

火, 着了起来。

托尼: 可恶!

托尼离开了着火的大门, 转身看见指挥官正靠在一旁的桌子上, 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托尼: 你倒是想想办法啊!

指挥官看着手足无措、面色惨白的托尼, 本想置之不理, 但随后还是了然地笑了笑。

指挥官: 省点力气, 他们就在外面等着我们破门。掩住口鼻, 等他们放松警惕……

指挥官的话没有说完,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枪鸣。

“嘭——”, 门从外面被踹开了。

一个黑色长发、扎着马尾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 她的身后, 4名浅发女子正在与黑帮激战。

???: 准备集火!

黑帮: 多管闲事……

目光收回到门前站着的黑发女人身上, 指挥官确认自己从未见过她, 但五人小组的行动风格让他想起了一个名字……

指挥官: 你们是……

???: 现在不是自我介绍的时候, 有枪吗?

黑发女子甩给指挥官一把UMP9, 转身加入了战斗。指挥官没有理会还躲在角落的托尼, 跟了上去。

周围的黑帮已经被清理干净, 火焰也被扑灭, 几人回到屋内坐了下来, 终于可以安心讲话。

指挥官: 多谢了。

指挥官: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们是忤逆小队?

黑发女子闻言挑了一下眉毛, 没有否认。

安洁莉娅: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安洁莉娅。

指挥官: 5个特遣队员绑定接单固定队伍, 完成过不少出色的案子, 在暗区里颇有名气, 也很鲜见。

安洁莉娅: 鲜见吗? 或许吧。

安洁莉娅: 我们路过这里, 听说硕鼠帮在追杀一家平民和一个特遣队员, 就跟着线索追来, 恰巧遇见他们放火。

指挥官: 幸好你们来得及时, 今天确实险些栽在这儿。

露契娅: 被锁入没有其他出口的屋子, 这不像一个成熟的特遣队员会做的事。

蕾娜特: 去做没有报酬的任务, 也不像是5个成熟的特遣队员会做的事呀。

露契娅:

安提娅: 所以这就是那个被绑架的孩子?

托尼此时正站在灯下阴影的角落里, 努力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

指挥官: 让他自己说吧。

托尼: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请您原谅我!

安提娅: 这是怎么回事?

托尼反应过激地对着指挥官狠狠磕了几个头, 随后失神落魄地瘫坐在地上。

托尼: 我只是.....

托尼: 想要活下去啊.....

蕾娜特: 看来被锁在屋子里的原因找到了。不过你似乎并不意外?

指挥官: 暗区里的常事, 不是吗?

指挥官无所谓地摆了摆手;之前一直在旁边沉默寡言的艾尔文却把托尼拎了起来。

艾尔文: 我来给他点教训。

安洁莉娅: 艾尔文。

艾尔文松开了托尼的领子, 托尼起身后踉跄着跑到指挥官身后躲了起来。

指挥官:

蕾娜特: 打算就这么放过他吗?

指挥官: 算了。

指挥官: 背叛、利用.....或许有一天会要了他的命, 但也或许这才是暗区里正确的生存方式。

指挥官: 我没资格给他做老师。

指挥官: 你走吧。

托尼小心观察指挥官的神色, 没有预想中被背叛的愤怒、失望, 而是一脸平静, 仿佛早已习惯。

没再多说什么, 托尼在一行人的注视下朝门外走去。

几步后突然停了下来, 似乎挣扎犹豫着什么。

而后低头回来,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塞到了指挥官手里。

托尼: 这是我白天趁乱捡到的。虽然不知道她从哪儿搞来的, 但我母亲答应过, 这是你救回我的报酬。

托尼: 还给你。

托尼没有抬头看指挥官, 语速极快地小声说完, 转身离开, 消失在了卡莫纳的夜色中。

指挥官打开掌心, 一枚水滴形的金坠子, 在不算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

指挥官: 接下来我要去趟马尔洛斯, 有个任务。你们有什么打算?

安洁莉娅摇了摇头,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安洁莉娅: 既然事情已经了结, 我们就先走了。有机会会再见的。

指挥官:后会有期, 保重。

并没有再去多说, 指挥官目送安洁莉娅与忤逆收拾好装备, 告辞离开。

走在最后的安洁莉娅在门口停下了。

安洁莉娅: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指挥官：嗯？

安洁莉娅：虽然背叛和利用确实是暗区的常事，但不可否认，有队友的感觉还是比一个人要好。

指挥官：……

安洁莉娅转过身去，摆了摆手权当告别。

在她的身前，艾尔文沉默地理着弹挂，安提娅找出地图为大家看路，而蕾娜特的胳膊则轻松地搭在露契娅的肩上。

指挥官：哈……

自嘲地笑了笑，指挥官抬手看了看表。

指挥官：今晚还能做很多事啊……

转天。

小镇居民：听说了吗？硕鼠帮在河边的那个别墅被人端了。真是大快人心！

小镇一清早便开始沸沸扬扬，都在讨论昨天夜里的那场冲突。

人群旁边，一个头戴面巾的男子恰好路过。

小镇居民：不知道是谁干的，希望他不要被发现，否则……唉。

指挥官左手插在口袋里，把玩着里面穿成串的金属铭牌，铭牌上印刻着硕鼠的标记。

指挥官：可惜，任务完成，委托人却不在了……

把颈间那枚水滴形的金坠子又往里藏了藏，指挥官苦笑着摇了摇头，向人群走去。

指挥官：请问，马尔洛斯怎么走？

-73-A-4

马尔洛斯城，暗区东部重镇，临近海港、运河，四方发达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各色人员在此寻找机会。

商人：嘿，刚出完任务？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我这儿什么都收。

指挥官：白忙一场，下次再关照您生意。

商人：没货？没货你看看我这儿新到的装备，价格公道，保你下次出去多做掉几个家伙。

点头谢过推销的商人，指挥官一路向前，左手边两个男子正把一个人按在地上猛踹。

男子：老子的枪也敢偷？不想活了？

倒地的人：别，别打了，借我一把枪，我去接委托，我保证双倍、三倍还给您！

男子：*！你这孬种，出去也是送死便宜别人。

又拐过一个路口，楼梯上两个全副武装的特遣队员正坐着开了个罐头。

特遣队员：这次的委托人真黑，说好的一万柯恩币，只给了八千。

特遣队员：算了，现在活儿不好找。

又穿过两条街；经过路口时，指挥官突然刹住脚步，一个闪身藏到了廊柱后面。

黑帮：端了北郊据点的那人还没找到？

前方走来两个正在交谈的男子，腰后鼓鼓囊囊，带着武器。

黑帮：还没，听说是个特遣队员，呸！只要他敢来马尔洛斯，早晚落到我们手里。

指挥官：……

看两人走远，指挥官从藏身的廊柱后转了出来，快步朝道路尽头一个不起眼的房子走去。

这是一个久未使用的仓库，黑着灯，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指挥官：地址是这儿没错……嗯？

注意到左侧那个巨大的纸箱，指挥官顿下了脚步。

“啪嗒”，头顶的灯被打开了；暖白色的灯光在纸箱旁投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影子。

???: 啊……

一个丸子头少女背着包不情不愿地从纸箱后站了起来。

???: 这里根本就没办法藏人嘛！

指挥官：出来吧。

???:你说什么？

右侧的货架顶上，一个黑衣少女翻身跃了下来，轻巧落地，没有发出太大声音。

???:你是怎么发现的？

???:还有一个？！

???:我是看着你进来的。

???:这么大一个包，还想藏在箱子后面，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都拍下来了哦~

黑衣少女得意地晃了晃手上的相机。

???:你！.....我原本藏得好好的，都是他突然开灯.....你们是谁？

落满尘灰的仓库里，三个人彼此打量着。

卡萝:我是卡萝。看打扮，都是特遣队员？

丸子头的少女点了点头。

米蒂尔:米蒂尔。

米蒂尔:前天一个匿名委托人找到我，让我今天来这里，接一个任务。

卡萝:我也是。

指挥官:一样。但我并不知道，这个任务还有其他人——

女人的声音:**都到齐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任务的委托人。**

仓库中间盖着布的箱子上，一个对讲机闪烁着通讯中的红光。

女人的声音:**我希望你们三人组队完成这次委托，帮我把货送到北山。**

突如其来的声音在狭小的仓库形成回响，三人围到箱子前，彼此对视，眼中都带着警惕与怀疑。

见没人回答，卡萝主动上前，抓起了对讲机。

卡萝:之前没说还有其他人。

女人的声音:**要送的货物有一些特殊，对讲机下面有个箱子，你们把布掀开。**

卡萝一把掀起了旁边的白色防尘布，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露了出来。

米蒂尔:这么大？！

箱子足有一米多长, 宽、高不到半米;一个人搬运起来确实有些不便。

女人的声音: **如你们所见, 要转移的货物有一些大, 三人合作是我们评估后的最佳选择。**

米蒂尔: 那酬金呢? 也要三个人分?

女人的声音: **酬金不变, 和之前说好的一样。**

一直没有说话的指挥官仔细打量着箱子, 钛合金的材质, 装了两块最先进的指纹生物锁。

指挥官: 箱子里面是什么?

女人的声音: **你们不需要知道。**

女人说话的语调极具特点, 不带一丝情绪起伏, 像是被特殊训练过。

冷漠的声音透过对讲机传到狭小拥挤的仓库里, 不经意地显露出高高在上。

卡萝停止了从气孔里窥探箱子的行为, 抓过指挥官手中的对讲机。

卡萝: 喂! 想让我们办事, 最好拿出点诚意。

女人的声音: **我以为, 优厚的报酬已经展现了我的诚意。**

米蒂尔: 可是这不公平。你是谁、箱子里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女人的声音: **你们真的想知道吗?**

对讲机前的三人沉默了。

知道的越多, 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危险。

箱子上难以打开的锁, 保护的不只是里面的东西, 也是护送它的人。

指挥官: 不必了。

女人的声音: **今晚19点从这里出发, 请在24小时内将箱子送达北山酒店, 过程中务必保证箱子的安全, 不可使之遭受枪击或猛烈撞击。**

女人的声音: **就当是.....里面装了一个精美的瓷器。**

女人的声音: **祝各位好运。**

卡萝: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19点?

对讲机没有回应。

卡萝: 喂! 喂?

卡萝气急败坏地把对讲机摔到了地上。

卡萝: 要是让我知道她是谁, 我一定帮她宣传到整个暗区。

指挥官仔细打量着箱子, 伸手抬了抬。

指挥官: 大概120斤……恐怕需要交通工具。

卡萝: 这个好办。一会儿去搞辆车来, 沿公路开过去, 天亮就该到了, 根本用不了24小时。

指挥官: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米蒂尔: 委托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仓库陷入了沉默, 无人回答这个问题。

指挥官拍了拍手上沾上的尘土, 朝门外走去。

指挥官: 现在还有些时间, 各自去准备吧, 傍晚再见。

指挥官: 希望我们……合作顺利。

马尔洛斯城, 一个简陋的医疗所里。

???: 好久不见。

不大的房间放着各式医疗用品, 桌子后面, 一个短发女人支着下颌, 与指挥官打了个招呼。

指挥官: 好久不见, 艾薇塔。

摘下背包, 指挥官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女人面前的桌上, 武器、弹药、配件……杂七杂八铺了一桌。

指挥官: 上次任务就带回了这些, 能卖多少?

艾薇塔: 我看看……一共两万三千恩币。

指挥官: 这么少? ……哦, 还有这个。

指挥官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水滴形的金坠子, 递了过去。

指挥官: 这单赚得不多, 对方是个普通妇人, 从别人那里听说可以花钱雇佣特遣队员, 就找到了我。只是可惜了……

指挥官: 对了, 告诉她这些的也是个医生, 从马尔洛斯过去的。不知你认不认识?

艾薇塔接过了金坠子，没有仔细打量便给出了报价。

艾薇塔：三万。

指挥官：不用看下重量？

艾薇塔：不必了。

艾薇塔：我有听说，你因为这个委托得罪了硕鼠帮，他们正在全城搜捕你。

指挥官：已经撞见了。

艾薇塔把桌上的东西收了起来，又从身后的货架上搬出一个箱子。

艾薇塔：还是老样子？5个E3军用医疗包、3个浓缩镇痛剂、3个标准军用手术包……还剩一万三千六柯恩币。

艾薇塔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从箱子中拿出药品。

犹豫了一下，又从货架上取来一个白色的药瓶。

指挥官：这个我可买不起。

艾薇塔：送你了。

艾薇塔：最近这段时间，不要留在马尔洛斯，最好找个外出的任务。

指挥官闻言挑眉，拿过药瓶向上抛了抛。

指挥官：硕鼠帮的背后是谁，能值得一瓶特效止痛药？

艾薇塔：多斯。

闻言，指挥官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药瓶跌在桌上向外滚去，被艾薇塔按住。

艾薇塔：多斯·安东尼。

艾薇塔：你知道的，安东尼家族在暗区几代经营，睚眦必报。得罪了他们，还是多做点准备的好。

指挥官：E3军用医疗包帮我减掉2个。

艾薇塔：嗯？

指挥官：手头拮据。

指挥官：你说的对，现在看来，我该去多买一点弹药了。

并没有取走医疗包，艾薇塔将桌上的东西推给指挥官。

艾薇塔：算了，不介意再多送2个医疗包给你，当是感谢你完美完成了之前我的所有委托。

指挥官：谢了。

艾薇塔：之后什么打算？

指挥官：刚好有个任务要去外面跑一趟。

指挥官：本来还在犹豫，可如今看来留给我的选择并不多……

接过了对方递来的东西和找回的柯恩币，指挥官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艾薇塔：嗯？

指挥官：你还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

指挥官：在北面镇上支援，指点那个妇人来找我的医生，你认不认识？

艾薇塔面上僵住了一瞬，随后笑容从嘴角漾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丝绒盒子，把金坠子放了进去，大小刚好。

艾薇塔：果然瞒不过你。

指挥官：下次有委托，不用这么麻烦，直接联系我。

指挥官：毕竟没钱可逃不过多斯的追捕。

摆了摆手当做告别，指挥官转身离开。

身后的艾薇塔立在桌前，眼神在长睫的遮挡下看不大清。

卡萝：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19点15分，马尔洛斯城运河码头。

已经离开了仓库，三人抬着箱子准备登船。

指挥官：指定19点出发，总感觉不大对劲。

指挥官：伪装成走私商人跟着货船北上，或许可以少一点沿途的麻烦。

米蒂尔：支持，谁能想到我们会走水路呢？

米蒂尔身上背着她那个巨型背包，眼睛里的兴奋掩盖不住。

卡萝:其实你只是觉得好玩吧?

米蒂尔: 嗯.....只是听上去他的计划确实更加妥当。

抬着箱子, 三人朝靠在岸边的货船走去;此刻的码头上只有那里还亮着灯。

指挥官: 记住, 我们是商人, 箱子里是货物, 不要露馅了。

米蒂尔: 放心交给我, 这个我擅长~

男子: 他们在那儿!

伴随着一声呼喊, 三人身后响起了杂乱的奔跑声。

“咣——”第一枪子弹已经射到了旁边的集装箱上。

卡萝: 麻烦找来了。

快速上弹, 卡萝放下箱子, 循声朝子弹射来的位置点了两枪。

米蒂尔: 才刚刚出发, 怎么这么快? 不是说好水路更安全吗?

码头空荡, 只堆放着一些集装箱, 几百米外就是货船, 在这里交火很难不引起船员的注意。

指挥官: 还不清楚对方是谁, 不要暴露身份。

指挥官: 走, 先进仓库。

-73-A-6

卡萝: 哈, 又做掉一个。

码头边的仓库里, 各种集装箱、货架组成了复杂的地形。将箱子藏起来用防雨布盖住, 三人对袭击者展开了反击。

米蒂尔: 他们是什么人? 来得这么快。

指挥官: 冲着箱子来的。小心左边!

没有管身后的队友, 已经放倒两人的卡萝越过藏身的货架, 奔向前方的集装箱。

卡萝: 火力, 发射!

在她左侧, 一个刚露头的敌人被指挥官连射逼了回去。

米蒂尔: 她怎么一个人往前闯……欸, 你!

米蒂尔话音未落, 指挥官已经趁敌人隐蔽停火的间隙冲向了右边。

米蒂尔: 一个前, 一个右, 你们都不商量商量吗?

两个方向同时响起了猛烈的交火声, 米蒂尔左右为难, 一咬牙, 转身跑向了楼梯。

仓库二楼, 透过栏杆可以以更高的视角俯瞰一楼的大半区域。

米蒂尔: 1、2、3、4、5、6……不, 还剩4个。

伴随着卡萝扔出的手榴弹, 和指挥官的一个侧身点射, 场内还剩下4个敌人。

米蒂尔在木箱后架好了枪。

“呼——”……没有打中。

“呼——”……打爆了指挥官前方的水管, 水流激射而出。

指挥官: ……

视线被挡, 指挥官闪身回撤, 避开了对面射来的一串子弹。

米蒂尔: 啊……对不住。

小声念叨着对方听不到的道歉, 米蒂尔的位置已经暴露, 翻身去找下一个掩体。

一时间仓库里四处都有枪声, 时不时某个角落冒出烟雾弹的白烟, 或是撞倒整排货架, 噼里啪啦, 好不热闹。

米蒂尔: 呼, 总算都解决了。

一段时间的平静后, 确认这里不再有敌人, 米蒂尔松了口气, 跑下了楼。

米蒂尔: 你们怎么样? 受伤了吗?

跑回藏匿箱子的货架旁, 米蒂尔从身后摘下了那个比她还宽的背包, 重重放到地上, 从里面翻出了各种医疗用品。

卡萝: 我是没事, 不过差点就被害死了。

指挥官: 对不住, 我也没想到那枚炸弹会把他逼到你那边去。

卡萝: 算了, 幸好我的走位无可挑剔。

确认了箱子安然无恙, 没有被混战波及, 三个人开始打扫战场。

米蒂尔遗憾地丢掉从敌人身上搜来的突击步枪, 不舍地拆下弹夹强塞进了背包的缝隙里。

卡萝: 你的包竟然还能装? 背得动吗?

卡萝尝试性提起米蒂尔那个巨大的背包, 却被猛地坠了一下。

卡萝:佩服。

指挥官: 嗯?

指挥官拾起了被米蒂尔丢在旁边的突击步枪, 绑在了自己的包上。

卡萝: 你也开始捡垃圾了?

“嗡——”

外面的货船开始鸣笛, 提示着这趟旅程即将起航。

指挥官: 走吧, 先上船。

船长: 干什么的? 名单上没有你们。

登船的跳板上, 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了带着箱子的一行三人, 从体型上来看, 跑船让他没少吃到油水。

指挥官: 船长先生, 行个方便, 带我们一程。

一边说着, 指挥官将什么东西塞进了对方手里; 船长放在手里捻了捻, 直接塞进了口袋。

指挥官: 我们要带箱货去北山, 您知道的, 现在路上不太平。

船长: 你们是谁手底下的?

收了东西, 船长的语气好了许多, 指挥官凑过去耳语了几句。

船长: 硕鼠帮? 我没收到消息。你们到底是谁?

船长的脸色再次坏了下来, 身后两个水手拿枪对准了三人。米蒂尔按住了卡萝要去摸枪的手, 摆出了一个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米蒂尔: 我就说不要偷老大的货吧, 这下怎么办啊?

米蒂尔: 新进了这么一大批货, 本来以为悄悄偷一点不会被发现, 可现在根本运不出去啊。

米蒂尔: 船长, 求求您行行好, 不要告诉我们老大。我们这就把东西还回去。

一切都是没有彩排过的, 米蒂尔说哭就哭, 一时间看呆了众人, 指挥官悄悄在身后比了个赞许的拇指。

船长: 你们偷来的?

指挥官:是, 我们就想赚点小钱。平常老大们吃肉, 我们这些小角色汤都喝不上几口, 这才动了心思。

指挥官: 您看, 这是我们的铭牌, 上面烙印的硕鼠标志绝对做不了假。

船长接过了指挥官递过去的金属铭牌, 仔细检查着上面的帮派徽记, 又和身后的大副小声讨论了几句, 把铭牌还给了指挥官。

船长: 五十万柯恩币。

米蒂尔: 五十万? 我们的货也没那么值钱, 能不能.....

船长: 五十万, 一分不能少, 算是路费和.....封口费。

船长对三人使了个“你懂的”的眼色, 不大的眼睛和眉毛挤在了一起;卡萝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克制住了自己掏枪的冲动。

指挥官: 好! 米蒂尔.....

身上并没有这么多钱, 指挥官转身向米蒂尔求救。

米蒂尔:我?!

米蒂尔:好.....好吧。

经过了漫长的犹豫, 米蒂尔从身后摘下了她那百宝箱一样的背包, 从最里面的夹层里取出一块金子, 不情不愿地递给了船长。

米蒂尔: 船上包饭吧?

货船底层的狭小船舱里, 阴暗潮湿, 发霉的痕迹爬满了墙壁。

米蒂尔: 五十万就住这儿啊.....

检查了各处角落是否有窃听之类的可疑设备, 指挥官示意卡萝一起把箱子藏到了一堆纸箱后面。

指挥官: 至少这里还算安全。刚才多亏了你。

卡萝: 确实, 你的反应好快, 像变了个人一样。

米蒂尔:我可是很擅长模仿的,我还会变声呢。

米蒂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任务的委托人”。怎么样,像不像?

米蒂尔模仿着几个小时前,在对讲机里听到的委托人的声音;惟妙惟肖,让卡萝啧啧称奇。

卡萝:像!简直一模一样!你说呢?

卡萝看向旁边一言不发的指挥官。

指挥官:总觉得这个声音还在哪儿听过……

米蒂尔:唉……你们说,这五十万能找委托人报销吗?

卡萝:你可以到时候问问。

米蒂尔:也不知道委托人是谁,好不好说话。

卡萝:拿个对讲机也不露面,我看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米蒂尔:码头上的那批人是谁?我们刚出发就被盯上了,消息也太快了……

指挥官从包上解下了那把刚刚捡来的突击步枪。

指挥官:这把枪被改装过,缩短了枪管的长度,削减了后坐力和射程,提高了在紧凑地形里的适用性,同时也更难控制……

指挥官:对方恐怕训练有素,不是普通人……

米蒂尔:不是普通人……黑金国际?

卡萝:喂,你能不能不要提这么恐怖的东西。

指挥官: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毕竟在暗区,有能力打造一支精兵小队的势力也并不多。

卡萝:还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指挥官:黑金是暗区最大的雇佣兵组织之一,如果他们的目标也是这个箱子……

指挥官:我们怕是有麻烦了。

船舱一时陷入了沉默,三人盯着这个要命的箱子,米蒂尔起身,不放心地又给它盖了两个纸箱。

卡萝:乐观点儿。

卡萝:从我掌握的消息来看,黑金国际最近会有大动作,应该没空理会我们这种小角色。

卡萝: 前些天听说, 黑金的深渊小队离开了原本的驻地, 像是要有什么行动。

米蒂尔: 整个暗区都知道, 深渊一动, 天就要变了。

米蒂尔: 这真的是个能让人乐观起来的好消息吗?

船舱再次陷入了沉默, 米蒂尔也放弃了继续隐藏箱子的无用功。

卡萝: 欸, 别说这个了。深渊小队的那个队长, 黑卡蒂。我听说她前些天被一个下属越级举报了。

米蒂尔: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卡萝得意地笑了起来, 手里挥舞着一个通讯器。指挥官注意到, 从见面伊始, 她的手上就总是抓着这个东西。

卡萝: 消息就是一切! 暗区在我眼里, 没有秘密!

米蒂尔: 那你有没有关于委托人的消息?

卡萝: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戳到了对方的痛处, 米蒂尔赶忙转移话题。

米蒂尔: 呃.....还是说说黑卡蒂, 她带的深渊小队不一直都是黑金的尖刀部队吗? 战绩这么好, 为什么会被举报?

卡萝: 没准就是因为太好了.....

卡萝: 算了不管了, 按现在的速度, 最迟明天上午就可以把箱子送到。

卡萝: 在这之后呢, 你们怎么打算?

米蒂尔: 我.....

指挥官: 等做完再说, 总觉得现在说这些还太早。

卡萝: 喂喂喂, 给你队友的能力一点信任好不好?

卡萝: 刚刚在仓库, 我做掉了7个, 7个! 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当时我一个点射就.....

指挥官: 队友吗?

???: 如果还有下次, 你还敢把命交到别人手上吗?

指挥官:

货船再一次鸣笛, 打断了卡萝的喋喋不休和指挥官的回忆。

指挥官: 起航了。

-73-A-8

货船平稳地行驶在这条连接马尔洛斯与矿区的运河上, 平缓的水流和皎洁的月色, 昭示着这是一个不错的好天气。

卡萝留在货舱守着箱子, 米蒂尔去探查船舱地形, 指挥官一个人来到了甲板上。

船楼、桅桁、救生船……指挥官仔细探查着甲板的地形。

???: 你的踩点会不会太直白了些?

围栏边倚靠着一个身穿西服的少女, 姿态放松, 与暗区紧绷的氛围格格不入。

指挥官假装没有听到, 似乎是被船头水面上的粼粼月色吸引了, 余光悄悄打量着少女藏在身后的右手, 观察是否有藏着武器的可能。

???: 除了我们,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指挥官: 你是在喊我? 抱歉,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 你的演技真是一如既往的拙劣。

指挥官: 一如既往? ……我们以前认识吗?

指挥官假装放松地靠在了旁边的围栏上, 小心地和少女保持了一米的距离, 中间隔着粗壮的船墩, 像是有备无患的掩体。

???: ……这是我第一次在暗区见到你。

指挥官: 听上去你还在其他地方见过我?

???: 没, 不用在意。你是谁?

指挥官: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些冒昧了? 我以为这条船上的乘客都应该心知肚明, 不要打探彼此的身份。

在指挥官紧张的注视下, 神秘少女从身后伸出了藏着的右手。

白焯戈: 认识一下, 白焯戈。

白焯戈: 一个……特遣队员。

指挥官: ……你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指挥官准备与突然出现的神秘少女握手, 对方却突然把手缩了回去。

指挥官: ?

白焯戈: 有人。

指挥官顺着少女的目光望去, 运河两岸原本黑沉沉的树林深处, 似乎亮起了隐约的车灯。

白焯戈: 我不想浪费时间, 船上有些不该在这里的东西。

面上不动声色, 指挥官下意识地双手环抱在胸前, 矢口否认。

指挥官: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咣——”

指挥官: !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光着脚, 踉跄地从船舱中冲了出来, 去势太快, 猛地撞上了甲板上堆积的杂物。

船长: 把他给我抓回来!

伴随着船长愤怒的咆哮, 三五个船员跟着追了上来, 很快便锁定了目标。

指挥官: ……这是?

男人: 让让!

逃跑的男人直接朝最近的栏杆扑来, 一个翻身爬了上去, 作势就要往河里跳。

指挥官: 欸! 危险!

就在近旁, 指挥官一把抱住了男人把他往后拉, 但对方依旧不管不顾地想要跳下船去。

白焯戈双手抱臂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出闹剧。

指挥官: 夜里跳河, 不要命了吗!

跳河的男人被指挥官拦住, 几个船员趁机追上, 四手八脚地把男人按在了地上。

男人：放开我！放开！

男人拼命挣扎，三个船员险些制不住他；直到船长在他的头上愤怒地踹了两脚，才安静下来。

船长：呼，把这小子押回去，给我看牢了。

几个船员找来绳子，把男人五花大绑起来，抓着他颈后的绳结，骂骂咧咧地把他往船舱里拖。

注意到男人眼里的光逐渐淡了下去，指挥官拦住了正在拖人的船员。

指挥官：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船长：见笑了，不小心放了匹牛马跑了出来。

托尼：原本还有其他人关在一起，但白天都被拉走了，说要到送到码头去。

指挥官：……

指挥官：您的船还做这些生意？

船长：哈，走人比走货利润大，毕竟人不要本钱，你说是吧。

指挥官面上僵了一下，而后抽动嘴角挤出个微笑。

指挥官：你说得对。

即便晴夜下的运河让人短暂得到了平静，但这里依然是卡莫纳，是暗区。

船长：等下船要靠岸上货，甲板要清场，还请两位待在船舱里不要出来。这也是为了两位的安全着想。

船长：毕竟，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嘛。

船长给手下使了个眼色，几人拖着男子进了船舱，咒骂声渐渐远得听不见了。船长朝指挥官点了点头，跟着离开了。

甲板上恢复了平静，只剩下了指挥官和白焯戈两人，如果不是地面上的一抹鲜红，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过。

白焯戈：怎么了？

冰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指挥官再次打量起这个突然出现并示好的神秘少女。

白焯戈的手插在口袋里，披着的西服外套在不知何时刮起的夜风中猎猎飞舞。

似乎从男子突然出现时，她就一直是这个姿态，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

指挥官看了眼男子被拖走的方向，摇了摇头。

指挥官：没什么。起风了，我先回去了。

卡萝：怎么这么久？

回到了船舱，卡萝和米蒂尔已经等待多时。

米蒂尔：可以走动的地方我都探查得差不多了，不少地方有船员看守，但武装不强，看上去就是艘普通的走私船。

米蒂尔：甲板上是什么情况？

指挥官：刚刚……

卡萝：什么？人？！

指挥官：嗯，这艘船恐怕确实做着这种生意。

米蒂尔挠了挠自己头上的丸子。

米蒂尔：刚刚我在船舱的最底层看到一个船员在送饭。看他的态度，十分不耐烦，可能就是送给被抓起来的人的。

卡萝：你还记得在哪吗？

米蒂尔：记得，就在最下面靠近船尾的地方。

说完这几句，三个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刚刚认识的同伴、危机四伏的旅途、突如其来的意外……

可能是外面刮起了风，河水变得急了起来，船舱随着摇摇晃晃，挂在横梁上的几根钩锁碰撞出清脆的乐律。

三个人彼此打量着，眼中带着试探，和一丝被小心隐藏期待。

卡萝：我说……要不都别装了。

卡萝：你们其实也看不下去对吧。

米蒂尔没回答，但眼中漾出了惊喜与认同，原本因为紧张而绷紧的表情放松下来，控制不住地嘴角上扬。

两个少女齐齐看向唯一没有表态的指挥官。

指挥官：……是，但——

卡萝：那就可以了！

卡萝打断了指挥官的话，熟练地把通讯器在手中转了一圈，向上推了推自己的帽子。

卡萝：虽然我平常不喜欢多管闲事，但既然你们都想去做……喂，你这是什么表情？

卡萝：我们的反应很让你意外吗？

指挥官：是……不，不是！

指挥官收回了差点脱口而出的话。

卡萝：哼。

米蒂尔：我确实很意外啊。

卡萝：……

米蒂尔：好久没在暗区遇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了。

米蒂尔：我有点想要感谢委托人了，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面对米蒂尔诚恳地看着自己的眼神，卡萝张开口却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尴尬地把通讯器又转了两圈。

卡萝：其实……

“嘭——”

货船靠岸，右舷与码头产生的撞击让船舱轻微一晃。卡萝如释重负。

卡萝：船停了？

指挥官：嗯，船长说要装货，让甲板上的人全部回避——

指挥官突然停了下来。

门外传来了一阵规律的脚步声，密闭的船体空间让声音放大，显得格外清晰。

船舱里的三人屏住呼吸，手已经放到了枪上。

“蹬、蹬；蹬、蹬……”脚步声规律整齐，来的不止一人。

“蹬、蹬；蹬、蹬……”声音已经来到了门外，卡萝突然凑到了门缝上。

“喀嚓”，是枪上膛的声音，门外的脚步声停了；三人提起了武器。

女人：怎么了？

男人：没什么，听错了。

规整的脚步声重新响起，越来越远，逐渐消失在了船舱尽头。

米蒂尔：你吓了我一跳。

卡萝：玫瑰纹章……他们的枪托上刻印着玫瑰纹章！

米蒂尔：你在说什么？

指挥官：多斯·安东尼，玫瑰是安东尼家族的族徽。

米蒂尔：多斯也想要这个箱子？

指挥官面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指挥官：不确定。事实上，前不久，我和安东尼家族发生了一点小摩擦……

卡萝：为了一个委托人得罪多斯？！是不是该说“不愧是你”。

指挥官：……对不住。

指挥官：我可以退出任务，不会连累大家。

卡萝：清醒一点，他们是冲着箱子来的。

米蒂尔：嗯，卡萝说得没错，一个特遣队员不值得安东尼家族兴师动众。

指挥官：……

指挥官原本已经站了起来，此时不知道要不要重新坐回去，只能略显尴尬地去查看起了箱子。

米蒂尔：总之，我们要一起把箱子送到北山，谁也不能走！

卡萝：他们人数不多，不如直接在船上做掉。

卡萝在脖子上比了个“咔嚓”的姿势。

指挥官：不行。

指挥官：水面上没有退路，不知是否还有别的敌人潜伏在侧……还是退一步，任务要紧。

米蒂尔：我同意。

卡萝:算了, 这次先放过他们。

不情不愿地接受了现实, 卡萝把枪收了回去, 开始整理自己的弹挂。

卡萝: 燃烧弹、弹夹.....

米蒂尔: 这个给你。

卡萝: 哈?

卡萝看着米蒂尔递给自己的医疗包和止痛药, 有些诧异地张开了嘴。

米蒂尔: 你为什么一个药包都不带? 喏, 拿我的。

似乎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情况, 卡萝接过了米蒂尔的好意, 却找不到地方放;弹挂里已经被她装满了弹药。

卡萝: 谢谢, 不过我都习惯了。没有药的话.....就把敌人打趴下, 从他们的身上拿!

卡萝将药包还给了米蒂尔, 挠了挠头发。

指挥官: 等船重新起航, 我们就趁着夜深, 从船尾放救生船下去, 悄悄离开。

米蒂尔: 好。

卡萝: 行。.....不过, 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米蒂尔: 嗯, 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

叹了口气, 又在叹气后忍不住笑了出来。

指挥官看着眼前这两个已经全副武装、时刻准备战斗的少女, 心情复杂。

指挥官: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们分头行动.....

-73-A-10

甲板, 两个少女带着一个跟她们差不多高的箱子, 小心躲藏在消防梯后的阴影里。

米蒂尔: 都准备好了, 等指挥官会合, 我们就出发。

米蒂尔: 这么久了, 还没回来.....你说他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卡萝: 不用担心, 看不出来吗, 他不是普通人。

米蒂尔: 啊?

卡萝: 我以前听说过他.....

卡萝: 委托给别人了?!

委托人: 抱歉, 对方的开价更低。

卡萝: 我们还可以再降!

委托人: 你们组队任务的报价不可能低过他, 他只有一个人。

卡萝: 那个任务并不简单, 听说对方只有一个人, 我本来等着看笑话的。没想到他真的完成了, 就打听了一下。

卡萝: 他在顶尖特遣队员的小圈子里很有名, 任务完成率高到吓人。

米蒂尔: 好厉害!

卡萝: 厉害? 我看也就那样吧.....

米蒂尔: 卡萝你什么都知道, 好厉害!

卡萝: ?

没有想到米蒂尔竟是在夸自己, 卡萝面上露出不自然的扭捏, 搓了搓手。

卡萝: 嘿嘿, 小意思。我还听说, 他以前.....

“咚”。

米蒂尔&卡萝: !

“咚”。又是一声轻响, 是船板碰撞的声音;几根套索紧跟着被抛上了甲板, 固定起来。

黑暗中两个少女对视一眼, “有人来了”, 无声的交流在传递。

船员: 什么动静?

船员: 唔.....! ?

一个率先发现不对的船员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

黑暗的掩护下，一批穿着统一的作战服的特种兵已经悄悄攀爬上了船。其中一个无声地打了个手势，所有人立即散开，消失在甲板的夜色里。

米蒂尔：怎么回事？

卡萝：别出声。

风中只传来了几声模糊的闷响，潜入的特种兵们经验丰富地处理着值班的船员，没有发出太大动静。

“吱呀”，就在两个少女藏身之地的对面，船舱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影子钻了出来，是多斯的人。

少女们提枪戒备，眼看对方越走越近，甲板的另一侧，一个特种兵此时突然闯入视野。

特种兵与多斯的手下打了个照面，双方都是一愣，而后默契地没有说话，拔枪射向对方。

战斗还是打响了，一时间甲板四处都传来了枪声。

米蒂尔：他们是谁？

卡萝：不知道。

米蒂尔：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了？

卡萝：不知道。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无头绪，米蒂尔伸手比了一下箱子的高度，比自己还要再高一点。

米蒂尔：现在的情况，我们还能带着它，悄悄坐救生船溜走吗？

卡萝：不知——

卡萝硬生生截断了自己的话。

卡萝：……你真不是故意的？

米蒂尔：抱歉。

近处的交战已经分出了胜负，多斯的杀手获得了胜利，特种兵的尸体重重地倒在了两人面前。

卡萝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跑去倒下的特种兵那里，从他的身下摸出了一杆步枪，又跑了回来。

米蒂尔：你干什么？

卡萝：那把枪拿出来，码头上捡的那把。

米蒂尔：怎么了？

米蒂尔从包里把枪翻了出来，递了过去，卡萝仔细确认着枪管、弹夹。

卡萝：没错，就是他们！

米蒂尔：是码头的人？

卡萝：嗯，这两把枪的改装一模一样。是冲着箱子来的，我们有麻烦了。

夜色笼罩的甲板上，枪声四起，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战斗。

卡萝：船尾的救生船距离这里大约100米，趁他们混战，我们摸过去。

米蒂尔：指挥官还没回来。

卡萝：等不及了，我们先走。

看了看身后巨大的箱子，又看了看依然没有人影出现的舱门，米蒂尔跺了下脚，提起了箱子一侧的提手。

米蒂尔：走。

与此同时，最底层的货舱。

船员：谁？！

船员：……别，别冲动。

一个值守的船员还没来得及拔枪，就被潜入的指挥官用枪顶在了脑后。

船员：你想要什么，钱？都好说，你别走火。

指挥官：钥匙呢？

船员：什么钥匙？

指挥官：被你们关起来的那些人，钥匙呢？

船员：……口，口袋里。

从船员口袋摸走钥匙，指挥官用枪托将人打晕，拖到一边，来到米蒂尔之前说的那个货舱门前。

指挥官：嗯？

门锁已经被破坏了。

指挥官警惕地将钥匙放回口袋，拉开了保险栓，用脚踹开了货舱大门，而后快速闪到一侧隐蔽。

指挥官：……

指挥官：……？

门内没有动静。

指挥官小心地探出，向内窥探。

白焯戈：不进来吗？

货舱的中间，甲板上一面之缘的神秘少女正拿着枪，枪口对着角落里之前试图跳河逃跑的男子。

指挥官：你做什么！

“呼——”

指挥官阻拦不及，一声枪响，白焯戈已经射向了无辜的男人。

手铐被打断了。

“呼——”

然后是脚铐。

指挥官：……

松了一口气，指挥官把枪收回腰后，走了进去。

指挥官：门锁是你打坏的？

白焯戈：我说过，船上有不该在这里的东西。

指挥官：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

白焯戈：以为什么？

指挥官：没什么。

指挥官：我来开锁，枪声在船舱里太大了，别引来——

“呼——”、“呼——”。

男子：谢谢！谢谢！

指挥官：——敌人。

指挥官手里拿着钥匙还没来得及递过去，第二个人就已经获救了。

白焯戈: 你刚说什么? 枪声太大我没听清。

指挥官: 没什么。

没有继续废话, 指挥官小步跑到最后一人面前, 拿钥匙为他打开了身上的锁链。

甲板上的男人: 谢谢你们!

指挥官: 你们怎么会在船上?

约翰: 我叫约翰, 我们都是被抓来的, 说是矿区缺人挖矿, 要把我们卖过去。

约翰: 我们跑了几次, 但他们看得严, 这次好不容易上了甲板, 还是被抓回来了。

约翰: 我本来以为, 自己就要死在矿区了。

约翰: 谢谢! 真的谢谢你们!

指挥官: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还有其他人被关着么?

约翰: 没了, 就我们三个。

指挥官看向白焯戈。

她又一次抱臂站在一旁, 一言不发, 就像在甲板上那样; 看上去事不关己, 实际上却做了正确的事。

指挥官: 你准备怎么带他们走?

白焯戈: 船尾有4条救生船, 你的目标也是它们吧。

指挥官: 嗯。

指挥官: 约翰, 你们跟我们一起, 趁着夜色, 一起坐救生船离开——

原本还算安静的船舱外, 传来了隐约的枪声。

门突然从外面被打开了, 一个船员闯了进来, 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 就被射杀在了门口。

指挥官在船员尸体的掩护下, 探身击杀了目标, 关上了舱门。

约翰: 外面什么情况?

指挥官: 不清楚。会开枪吗?

约翰: 打猎时用过猎枪。

指挥官从包里挑出一把喷子，递了过去。

指挥官：你们留在这儿，锁好门，等我们处理好外面的情况就来找你们。如果没有……

知道自己是对方的拖累，约翰没有犹豫地接过了枪。指挥官想要抽手的时候，却被对方紧紧握住了。

约翰：保重！

指挥官：保重！

指挥官看向白焯戈，从腰后取出两把手枪。

指挥官：走？

白焯戈点了点头。指挥官双手持枪，踹开了船舱的大门。

白焯戈：人呢？

扭断了一个偷袭者的颈椎，白焯戈跟着指挥官来到了之前和米蒂尔、卡萝约定的地点。

指挥官：可能先走了。

白焯戈闻言挑眉。

白焯戈：留你自己在船上？

指挥官：……情况这么乱，为了任务，这是正确的选择。

指挥官熟练地检查着周围的情况，又翻查了地上刚刚解决的敌人。

指挥官：是多斯的杀手。另一批是谁？

白焯戈：不知道。走吧，追上她们。

混战的甲板上，两道灵活的身影不断穿行，巧妙规避着敌人，尽量在冲突最小的情况下向船尾移动。

指挥官：就在那边。

救生船在10米开外，与两人隔了一块没有掩体的空地。

然而就在这片空地的一左一右，神秘的特种兵与多斯的杀手们正在激烈对战，空地恰好夹在了两批人的火力中间。

白焯戈：怎么过去？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与眼前局势，白焯戈下意识地征求指挥官的意见。

指挥官：放救生船太慢了，需要时间，没办法硬闯……

指挥官：右侧那排防撞轮胎可以做掩体，从这边突进，先把多斯的人解决掉。

白焯戈：好。

指挥官绕到右侧，解决了最近的一个敌人，翻身冲到了轮胎墙后面。

惨白的灯光下，他的身影不可避免地短暂暴露于对战双方的视野中。

两边的枪声突然停了。

而后，毫无预兆地，两边的子弹倾囊打在了指挥官身前的轮胎墙上。

指挥官：？

出乎意料地吸引了双方火力，指挥官被困在了一米见方的掩体后，进退不得。

见指挥官没有下一步行动，对战的双方停止了浪费子弹的行为，一时间船尾陷入了僵持。

指挥官右手伸向身后，给还在原地没有过来的白焯戈打了个手势，却没有得到回应。

指挥官：？

白焯戈不见了。

指挥官：哈……

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不见的卡萝和米蒂尔，不见的白焯戈。

指挥官习惯地笑了笑，从弹挂中取出一枚燃烧弹，深深吸了口气。

“扑通”、“哧——”

众目睽睽下，一个烟雾弹被抛到了空地上，孤独地冒着无用的白烟。

指挥官：……

卡萝：你扔歪了！

米蒂尔：没事，我还有好多。

船尾救生船的方向，两个少女嘀嘀咕咕的声音完全没有遮掩。

随后，另一个烟雾弹被抛了上来，精准地落在了指挥官藏身的轮胎墙旁。

在烟雾的掩护下，指挥官探头，把燃烧弹朝对面扔去。

趁着对方反应的火力窗口，闪身做掉前方一个敌人，转移了位置。

卡萝：还得是我啊。

见指挥官已经成功脱困，卡萝与米蒂尔迅速接应，朝指挥官的方向奔来，三人前后夹击，迅速清理了右侧的残兵，在掩体后会合。

指挥官：什么情况？

米蒂尔：我们在甲板上等着，突然一批特种兵爬上了船，不知为什么和多斯的人打了起来。

米蒂尔：我们发现这些特种兵和之前码头的是一批人，冲着箱子来的。

米蒂尔：箱子目标太大，我们就趁他们还在乱战，先找机会把箱子藏到了救生船上，再回来接应你。

指挥官：我还以为……

米蒂尔：以为什么？

指挥官：没什么。

燃烧弹并没有给对面带来多久的混乱，火焰熄灭后，对峙的双方变成了右侧的指挥官三人与左侧来历不明的特种兵。

卡萝从掩体后侧身探头想要突袭，却被对方的火力压了回来。

卡萝：从码头跟到现在，真是阴魂不散。

指挥官：救生船放下去需要多久？

米蒂尔：至少1分钟。

指挥官：55秒，那边没有掩体，我们只能为你争取到55秒的时间。

米蒂尔：好。

卡萝：你们是在讨价还价吗？别担心，剩下的5秒，我来搞定。

卡萝从本来就不大的挎包中取出全部的弹夹，别在身上，把空包丢到地上，对米蒂尔伸出手。

米蒂尔：？

米蒂尔疑惑地把手放在了卡萝的手上，指挥官见状愣了一下，有些犹豫但还是把手搭了上去。

指挥官: 3、2、1.....

指挥官&米蒂尔: 加油!!

卡萝: ???

卡萝: 你们见过手心朝上是喊口号的吗?

卡萝: 烟雾弹!

米蒂尔: 啊?.....噢噢噢, 噢!.....还有手榴弹、燃烧弹、震爆弹.....要不要?

米蒂尔翻开自己的“百宝箱”, 取出几枚烟雾弹塞给卡萝;卡萝无语地接过, 用嘴拉开了栓子。

卡萝: 够用了。

三人无声地交流着, 在彼此眼中确认着行动的信号。

下一瞬, 卡萝把烟雾弹丢出转移敌人视线, 趁机穿过空地奔向对面的掩体。

同一时间, 米蒂尔跑向救生船, 开始了放艇操作。

“呼——”指挥官在原地架枪, 点掉了想要偷袭米蒂尔的敌人。

卡萝: 1、2、3.....

指挥官: 7、8、9.....

米蒂尔: 11、12、13.....快点, 再快点!

三个人默默地数着秒数, 时间在这一分钟里仿佛被拉长了。

卡萝: 33、34.....

左侧是带着冲锋枪贴脸突袭的卡萝, 右侧是架着突击步枪时刻盯点的指挥官;在两人的掩护下, 米蒂尔已经松开索具, 救生船开始缓缓下降。

多斯杀手: 放下武器。

身后, 四个多斯的杀手已经围了过来;指挥官没有理会, 几发点射把对面想要偷袭米蒂尔的特种兵逼回了掩体。

指挥官: 44、45.....

救生船已经下降到了一半。

多斯杀手: 放下武器！

身后敌人举枪射击的同时，指挥官收枪蹲下，一个翻滚移动至另一侧掩体，快速咬开一枚手榴弹，掷向身后。

杀手们立即散开，手榴弹爆炸发出剧烈的响声。

指挥官掷弹后迅速爬起，重新架枪掩护；却看到由于刚才的火力窗口，一名特种兵已经从后方举枪对准了米蒂尔。

米蒂尔: 50、51……再快一点！

偷袭者已经瞄准，而指挥官已然来不及上弹。

指挥官: 隐蔽！米蒂尔，隐蔽！！！！

米蒂尔回头，她看到卡萝迎着子弹撞倒一个近处的敌人，而指挥官在远处朝她大声喊着什么。

“呼——”

指挥官的瞳孔猛然缩小！

一个特种兵的尸体倒了下来，头盔上是被击穿的弹孔。

白焯戈: 呵……

不远处甲板室的楼顶，白焯戈右脚踩着栏杆，狙击枪架在了支起的膝盖上，眼睛还没有从倍镜上移开，嘴角勾出一个浅笑。

指挥官松了口气。

米蒂尔: 54、55……好了！

“扑通”，救生船终于落到了水面上。

-73-A-12

指挥官: 应该安全了，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

河岸边，一艘救生船轻轻靠岸，两个少女跳下了船。

白焯戈跟着跳了下来，米蒂尔刚好在她前面，伸手过去扶了一下。

白焯戈：……多谢。

米蒂尔：刚刚是你救了我吗？谢谢你！

晴夜的月色下，米蒂尔的眼眸里像是映着星星，白焯戈定定看着她的眼睛，像是透过它在看另一个世界。

米蒂尔：我脸上有东西吗？

白焯戈：没有，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

指挥官：你们认识？

白焯戈：……没。

指挥官：刚刚在船上都介绍过了，不管如何，现在大家认识了。

米蒂尔：为什么不让约翰他们和我们一起走？

指挥官：跟着我们只会更危险，乘船去其他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白焯戈：我也不适合继续跟着他们。

说着，指挥官把箱子从船上推了下来；白焯戈下意识伸手去扶，却没来得及。

“呼——”，箱子重重地落在了河滩上。

白焯戈：慢点！

指挥官：下次一定。

白焯戈放弃似的摇了摇头，自己提起了箱子，却感到手下一轻——米蒂尔从后面帮她托住了。

指挥官也追上去抬起了一角，卡萝跟在后面，抬起了箱子的最后一个角。

四人围了箱子一圈，一人提着箱子的一角；白焯戈看着大家的站位，突然松手。

指挥官手底下一沉，连忙用力把箱子扶正。

指挥官：怎么了？

白焯戈：这么抬箱子……不吉利。

指挥官：啊？

白焯戈：……没什么。

似乎是觉得不忍直视，白焯戈转过了头，径直朝前方干燥的草地走去。

白焯戈：这里背风，来这边。

找了块被石头挡住的空地，四个人放下箱子，生了火，围坐在火堆旁取暖。

米蒂尔：总算安全了。

米蒂尔：刚刚好险，明明是他们在交战，为什么突然集火我们？

卡萝：很明显，都是冲着箱子来的。

卡萝：一个、两个……我们才出发5个小时，身后追着的老鼠就已经排好队了。

卡萝噤里啪啦地按着通讯器。

卡萝：不知道是谁，一点消息都没有。

指挥官：我梳理一遍现在的情况，今天下午——

白焯戈：我回避一下。

白焯戈打断了指挥官的话。

米蒂尔掰断了手里一直在玩的树枝，急着跳了起来，拉住了白焯戈的胳膊。

白焯戈：如果没有记错，我们今晚才……刚刚认识？

米蒂尔：可你刚刚救了我的命！

米蒂尔：接委托、送箱子，都是为了赚钱，可赚钱也只是为了活下去。

米蒂尔：所以没有什么可回避的，救命恩人比不知是谁的委托人重要得多。

卡萝：现在，我们算是队友了吧？

白焯戈：……

指挥官：留下吧。不论你愿不愿意，都已经被我们牵连了。

指挥官：而且，据我所知，我对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

白焯戈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她的目光从指挥官三人脸上——扫过。

真诚、坦率与信任……白焯戈闭上了眼。

白焯戈: 好。

指挥官: 首先, 今天下午, 我们在马尔洛斯从匿名委托人那里接到任务, 要求我们今晚19点出发, 在24小时内护送这个箱子到北山酒店。

指挥官: 箱子内容未知, 委托人不明。

指挥官从脚边拾起一颗小石子, 摆在空地上。

指挥官: 它代表委托人。

指挥官: 之后, 我们在码头遭遇来路不明的特种兵袭击, 对方的目标是我们护送的箱子。

指挥官又摆上一颗石子。

指挥官: 它代表码头的人, 我暂时用特种兵称呼他们。

指挥官: 接下来是船上。我们发现多斯的手下上了船, 而后特种兵追了上来, 和多斯的人开战;但在发现我们后, 他们同时将目标转向了箱子。

指挥官: 多斯是第三股势力。

空地上落着三枚石子,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指挥官: 委托人、来历不明的特种兵、多斯, 他们都想要这个箱子。

指挥官: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

众人的目光投到了箱子上。

这是一个长约一米八, 宽、高约半米的长方形箱子。

2个生物识别密码锁, 4个方便携带的提手, 侧面还有两排透气孔;卡萝正透过孔洞向内窥探。

卡萝: 看不到, 做了遮挡……

米蒂尔: 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委托人, 但她说的也有道理, 知道得越多, 就越危险。

卡萝: 可如今危险已经找上了门, 不清不楚只会更被动。

米蒂尔: 也没有别的办法嘛……我们确实打不开它。

卡萝: ……

白焯戈: 我建议你们不要尝试暴力破坏。

白焯戈仔细检查了密码锁和箱子容易被破坏的连接处。

白焯戈: 无法在不损伤里面物品的前提下, 通过暴力的方式打开它, 唯一的方式只有开锁。

指挥官: 距离北山酒店只剩一半的路程, 找辆车, 天亮就可以把箱子送到。

指挥官: 不管里面是什么, 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米蒂尔: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啊不对, 跟着我们实在太危险了。

米蒂尔: 等我们跑完了这一单, 去找你?

卡萝: 喂喂, 你也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 毕竟你的话这么多.....

米蒂尔: 你说什么?

米蒂尔爬起身来, 越过指挥官去找卡萝;卡萝连忙起身逃跑。

两个人绕着火堆转了两圈, 看得人眼晕。

指挥官:你们能不能停下。

卡萝: 你拦着她啊!

追在后面的米蒂尔想抄近路, 大迈步想从指挥官身前摊开的长腿上跨过去, 却不料指挥官刚好打算起身劝架, 一个不慎被绊倒, 往火堆摔去。

指挥官: 小心!

指挥官去拉米蒂尔, 米蒂尔下意识抓向前方的卡萝想稳住身体;三人瞬间摔成一团。

指挥官:

白焯戈: 哈哈.....

看着眼前滑稽的一幕, 唯一没有被牵连的白焯戈忍不住笑了起来。

米蒂尔:哈哈, 哈哈哈哈哈.....

有人开了头, 笑声在四人间传递爆发开来, 一时间压过了河岸的虫鸣。

指挥官:哈哈.....不过米蒂尔说的没错, 跟我们同行确实太过危险了。

白焯戈: 哪里不危险?

卡萝: 没错, 哪里不危险? 至少我们几个在一起, 可比被什么菜鸟拖累、叛徒背刺, 安全多了!

米蒂尔: 当然, 我们可是同伴啊。

指挥官:能不能先起来?

米蒂尔: 对.....对不起!

三人重新爬起坐好, 指挥官拍着衣服上的尘土, 白焯戈又往火堆里加了几根干树枝, 卡萝帮她拨着火星, 米蒂尔从包里拿出能量棒分给大家。

至少在这一刻, 没有危险与生死, 只有难得的平静的晴夜。

“啪啦”, 火堆爆出了火星。

白焯戈: 我再去捡些树枝。

已经沉默了一阵, 白焯戈突然出声, 起身朝一旁的矮树丛走去。

指挥官: 再休息一会儿, 我们就出发。

米蒂尔: 好。

指挥官: 白焯戈, 你呢?

指挥官转头朝白焯戈的方向喊道, 却愣住了。

不知何时, 虫鸣声停止了。

白焯戈的面上突兀地带着一个防毒面具。

指挥官: 咳咳, 咳咳咳.....

卡萝: 咳咳, 怎么.....回事?

一枚催泪瓦斯被掷了过来, 刺激的化学物质逼得三人剧烈咳嗽, 双目刺痛难以睁开。

米蒂尔: 在哪? 咳咳.....

米蒂尔去摸自己的防毒面具, 没有摸到。

白焯戈身后的树林中, 钻出了十几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身上的黑色西装和船上多斯的杀手一模一样。

指挥官: 多斯.....

潜伏的杀手们拖走了箱子。白焯戈打了个手势, 其中一个人走了过来, 将指挥官三人一一击晕。

白焯戈: 抱歉。

白焯戈: 现在, 我并不是你们的同伴。

指挥官倒在地上, 在被黑暗侵蚀前努力想要看清眼前的白焯戈。

就在她的脚下, 代表三个势力的三角形石块旁, 静静地落着第四块石头。

-73-A-14

不知过了多久, 指挥官在岸边醒来。

眼前是昏迷的卡萝和米蒂尔, 白焯戈和箱子已经不见踪影。

指挥官: 醒醒, 醒醒。

米蒂尔: 嗯?

卡萝: 呃.....

摇醒了两人, 确认她们没事, 指挥官松了口气, 拿出水壶想递给她们; 犹豫了一下, 还是从包里翻出两瓶没有开封过的瓶装水递了过去。

指挥官: 喝点水。

米蒂尔: 怎么回事.....白焯戈?

卡萝: 别提那个女人。

指挥官带着水壶走到河边, 把里面的水全都倒掉, 用河水仔细清洗。

指挥官: 白焯戈是多斯的人, 箱子被他们带走了。

指挥官: 看天色, 我们至少昏迷了一小时。整理背包, 把开封过的食品和水都扔掉, 我们追过去。

米蒂尔: 不要浪费啊.....

卡萝: 一个小时, 这种开过封的东西, 谁能保证里面有没有毒?

米蒂尔: 这里只有我们几个。

卡萝: 那之前的白焯戈呢?

米蒂尔沉默了，叹着气，从包里找出东西来丢掉。

卡萝将一包开封了的饼干砸到地上，用力踩了一脚，泄愤似的把它碾碎了。

卡萝：算了吧。

米蒂尔：嗯？

卡萝：我说算了吧，这个任务。

卡萝：多斯、不知来路的特种兵、什么都不说的委托人，还有随时可能从身后射来的子弹……

卡萝：我放弃这个任务。

米蒂尔：你别冲动，会有办法的。我去找车，我们追上去。

卡萝已经收拾好了她本就不大的挎包，向后一甩搭在身上，站了起来。

卡萝：你们呢？是去追箱子，还是跟我一起走？我们可以组队去接新的委托……

指挥官：现在脱身恐怕已经晚了。

卡萝：箱子已经没了，现在放弃任务，顶多信誉受损。大不了改名换姓从头再来。

卡萝：暗区每天要死那么多人，没人会记得我们……

米蒂尔：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8小时，还有机会——

卡萝：可我不想了！

卡萝突然的大声惊了米蒂尔一跳。

卡萝：我问你，你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委托人是谁，自己为什么要送这个箱子吗？

米蒂尔：卡萝……

卡萝：不知道。

卡萝：为了那些只会躲在高楼大厦里，远远操控一切的大人物。值得吗？

米蒂尔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她，像是有话想说又不敢；指挥官没有抬头，手底下继续收拾着东西，假装自己很忙。

没人回应，也不知如何回应。

卡萝：我走了。

指挥官: 保重。

米蒂尔: 等等！

米蒂尔从包中掏出3枚手榴弹，几个医疗包塞到卡萝手里。

米蒂尔: 这3个进攻手榴弹你拿好，爆炸时没有碎片，不会伤到自己。医疗包也是，别嫌重就不背在身上。你这么不管不顾不找掩体的性格……

米蒂尔: ……照顾好自己。

米蒂尔停下了依依不舍的嘱托，卡萝接过东西走了两步，又冲回来紧紧抱了抱米蒂尔，与指挥官点头示意。

卡萝: 保重！

卡萝一个人离开了，河岸边只剩下了米蒂尔和指挥官。

米蒂尔: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

指挥官: 因为她说的对。

指挥官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直起身看着米蒂尔。

指挥官: 你呢，你为什么留下？

米蒂尔: 我……我也不知道。

米蒂尔抱住了膝盖。

米蒂尔: 我只是喜欢我们四……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感觉;我不喜欢一个人。

米蒂尔: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指挥官: 打起精神来，我们先去找辆车……

指挥官带着米蒂尔朝不远处的密林走去。

指挥官: 现在还不算最糟的情况。

???: 说的没错。

指挥官&米蒂尔: ！

???: 现在才是。

一群身穿统一制服的特种兵围了上来，形容整肃，为首的是一个黑色长发的女人。

指挥官: 这一天被枪指着脑袋的次数比我之前一年都要多。

指挥官双手举起, 无奈地转过身来。

指挥官: 是你?

???: 你知道我是谁?

指挥官: 不, 不.....

指挥官打量着眼前的一行人, 尤其是为首的女人, 她的手臂上, 一个章鱼的标志格外瞩目。

指挥官: 黑金.....

米蒂尔: 你们是之前在码头和船上袭击我们的特种兵!

米蒂尔已经认出了那把标志性的改装枪。

???: 交出箱子, 可以放你们一命。

指挥官: 主动暴露此前遮掩了一路的身份, 难道不是已经打算灭口了吗?

???: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 但箱子不在这。

???: 说出箱子在哪儿, 让我们省点力气, 我也无意为难你们。

指挥官: 你能保证?

黑卡蒂: 黑卡蒂说到做到。

米蒂尔: 黑卡蒂.....是黑金的深渊小队!

被女人的名字和眼前这群人的身份惊到, 米蒂尔忍不住惊呼出声。

米蒂尔: 卡萝确实说的对.....这不是一个好差事.....

黑卡蒂: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没有很多时间。

指挥官: 如你所见, 箱子不在我们手上。

黑卡蒂: 3。

指挥官: 我们被人骗了, 箱子被偷走了。

黑卡蒂: 2。

米蒂尔: 真的不在!

黑卡蒂: 1。

指挥官: 在多斯那里！

黑卡蒂: 多斯？

指挥官: 是的,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原本只有三个人, 但是在船上, 第四人加入了我们。

指挥官: 她自称为白焯戈, 骗取我们的信任后, 在刚刚, 带着多斯的人抢走了箱子。

指挥官: 所以, 你的敌人现在是多斯, 不是我们。

面对周围指着自己的枪, 指挥官想办法拖延着时间, 分散着黑卡蒂和深渊小队的注意力。

黑卡蒂: 那第三个人呢？

指挥官:

黑卡蒂: 如何证明你们说的是真的, 而不是她们两个一起转移了东西。

米蒂尔: 因为, 因为.....

黑卡蒂: 呵。

面对无法自证的两人, 黑卡蒂示意旁边的手下, 先处理掉米蒂尔。

指挥官: 等等！箱子确实不在多斯那里。

指挥官: 想知道在哪儿, 就把枪放下, 你说过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黑卡蒂: 刚刚你们已经拒绝了这笔交易。

一个黑金队员向前一步, 枪口对准了米蒂尔的头, 米蒂尔闭上了眼睛。

“轰！！！”

巨大的爆炸声响从不远的树林后传来, 而后又是一声.....

“轰！！！”

黑卡蒂: 停。

黑卡蒂叫停了准备射杀米蒂尔的手下, 示意三个人去探查树林的情况。

围着米蒂尔和指挥官的只剩下包括黑卡蒂在内的4个人。

指挥官偏头看向米蒂尔, 两人对视, 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隐秘的喜悦。

米蒂尔：是进攻式……

米蒂尔用眼神向左侧的山坡示意，指挥官微微点头。

探查的三人已经走远，但在反方向，树林中突兀地冒起了烟雾弹的白烟，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指挥官：现在！

指挥官与米蒂尔突然行动，撞开身前的黑金队员。

黑金的子弹偏移，倾洒到了地上；

与此同时另一枚烟雾弹落在几人中间，模糊了大家的视线。

黑卡蒂：停止射击，脱离烟雾。

几个人的站位过近，为了避免误伤，白雾中的黑金停止了盲目的攻击，移动脱离视线盲区。

与此同时，指挥官与米蒂尔已经冲向了左侧山坡。

黑卡蒂抬枪，没有刻意瞄准，子弹准确地扫向指挥官脚下的地面，逼迫两人就近寻找掩体，停止了奔逃。

指挥官：还好吗？

米蒂尔：可以，但是包没带过来，身上的弹药不多了。

指挥官靠在一棵树后，与旁边巨石后的米蒂尔确认着情况。

指挥官：有投掷物吗？

米蒂尔：2颗手雷，2枚烟雾弹。

指挥官：够了。他们不敢强攻，毕竟要留活口。

指挥官：5米外就是密林，只要成功进去，就有机会甩脱他们。

“不咕~”、“不咕~”，突兀的鸟叫声从密林处传来。

米蒂尔：……一点都不像好吧。

指挥官：做好准备。

黑金的人举枪缓步朝两人压了过来，距离越来越近，米蒂尔拔出了手榴弹的栓子。

“呼——”，最前面的黑金队员中枪倒下了。

黑卡蒂：树林！

这声枪响就像行动的信号，米蒂尔卡着时间将手榴弹扔了出去，两人猛然起跑，跑向刚才“布谷鸟”叫的方向。

黑卡蒂瞄向指挥官扣动扳机——

第一发落空，另一发精准地击中指挥官左侧小腿。

指挥官小腿中枪后一个踉跄，脚下一缓，眼见就要成为靶子；

米蒂尔停下，转身朝黑金的追兵扫射，黑金被迫寻找掩体，为指挥官赢得片刻喘息。

指挥官：走！

米蒂尔：一起！

米蒂尔打空了弹夹，伸手去拉指挥官，被短暂压制的黑金又已经瞄准了两人。

“呼——”从树林中掷出的手榴弹又阻了黑金两秒。

卡萝忍不住从密林中露头催促。

卡萝：快点！

米蒂尔：你的腿？

指挥官：没事。

那发本应打断指挥官左腿的子弹似乎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指挥官稳住身体后重新与米蒂尔朝密林奔去。

黑卡蒂：嗯？

卡萝：这边，跟我来，我找到了一辆车！

夜色中的密林追击难度大，黑金投鼠忌器，不敢使用手榴弹等投掷物怕将三人全部杀死。

很快，三人便找到卡萝提前准备好的车子。

卡萝：都坐稳了吗？准备好，发射！

三人疾驰而去。黑金的人没有车，在后面徒劳地开了几枪，没有射中。

黑卡蒂：停。

米蒂尔：你的腿？

指挥官: 没事。

黑卡蒂回到之前射中指挥官左腿的地方, 草丛中没有一滴鲜血。

黑卡蒂: 难道是你?

-73-A-16

卡莫纳, 暗区, 运河西岸公路。

驾车逃脱了黑金的追捕, 指挥官换到了驾驶位上, 带着所剩不多的弹药补给, 行驶在卡莫纳的平原上。

米蒂尔: 你的腿真的没问题吗?

指挥官: 看。

指挥官从左腿的裤管里抽出一块贴合腿型的钢板, 丢到一旁, 钢板上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弹孔。

卡萝: 厉害。

米蒂尔: 你呢, 怎么回来了?

卡萝: 呃.....这.....

卡萝: 我想了想, 你们这么菜, 没了我肯定不行;我还是勉为其难再陪你们走一段吧。

米蒂尔: 嗯, 你说得对。

指挥官: 我信了。

卡萝: 喂喂喂! 我是认真的。

米蒂尔: 我们也是认真的.....哈哈哈哈哈.....

指挥官: 哈哈哈哈哈.....

卡萝:喂喂喂!

指挥官: 好吧, 不笑了。谢谢你, 卡萝!

卡萝: 唔……嗯……

卡萝: 先说好, 我不是为了那个委托人, 是为了你们才回来的。

米蒂尔: 我知道, 卡萝最好了!

见卡萝还在别扭, 米蒂尔伸手勾过她的脖子,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卡萝: 喂喂喂, 你勒到我了!

米蒂尔: 欢迎回来!

夜风吹过, 两侧的风车无声地旋转着, 车灯把眼前的路照得分明;四野无人, 只剩下他们孤独地行驶在卡莫纳的旷野上。

米蒂尔: 我们去哪?

指挥官: 多斯管控佛诺安皮诺, 白焯戈想要带着箱子回去, 又要避开黑卡蒂的人, 那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卡萝: 794号桥!

指挥官: 嗯, 我们耽误的时间不长, 我知道一条近路, 可以在那里追上她……

指挥官: 我们去问问她, 给多斯当狗, 当得舒不舒服。

半小时后, 三人开车, 经过一座废弃的城镇。

原本还在后座嬉笑打闹的米蒂尔突然沉默了, 直直地看着车窗外。

卡萝: 怎么了?

米蒂尔: ……这里是我家。

指挥官: ……

道路已经坑坑洼洼, 布满了军用重型车辆留下的车辙;两侧的建筑在炮火中被摧毁得残破不堪, 残垣断壁横在了道路中间。

指挥官小心避让着深坑和路障, 将车速又放慢了一点。

米蒂尔: 自从战争打到这儿, 我就没了家和家人。我运气好, 遇到了一个特遣队员让我跟着他, 就是他教我学的开枪。

米蒂尔: 可惜没过几年, 他接了个委托, 再也没回来。他走之前留了一把枪给我, 我就用它完成了我的第一个任务。

米蒂尔: 后来, 我就拼命接委托、捡垃圾, 囤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攒了越来越多的钱……

米蒂尔: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帮我偷渡的中间人, 只要完成这一单, 拿到委托金, 我就可以离开卡莫纳, 再也不用回来了。

米蒂尔把头转回车内, 习惯性地想拍一拍自己一直背着巨大背包, 却发现包已经被遗落在河岸, 抬起的手只能放回空荡荡的座位上。

卡萝: 没事, 等我帮你抢个更大的包回来。

米蒂尔勉强笑了笑。

卡萝: 你找的这个中间人可信吗? 我听说这两年想从暗区出境越来越难了, 你可别被骗了。

米蒂尔: 不会吧? 是马尔洛斯一个叫艾薇塔的委托人, 我以前从她那里接过任务, 感觉是个可靠的人。

卡萝: 艾薇塔? 我也认识她, 或许她确实有出境的门路。

卡萝: 说起来前不久我们还见了一面。如果不是她当时帮了我, 我也不会恰巧接到这个委托。

指挥官: !

指挥官一时分了神, 右前轮从一个巨大的石块上碾过, 手中的方向盘打了滑, 车子朝一旁的废土堆撞去。

卡萝: 刹车! 刹车!

一阵刺耳的急刹声, 车子将将停在了废土堆前。

卡萝: 怎么回事?

指挥官: 抱歉。我只是有一点意外……

艾薇塔: 最近这段时间, 不要留在马尔洛斯, 最好找个外出的任务。

换挡倒车, 指挥官重新启动了车子。

指挥官: 我们都认识艾薇塔, 而且都在任务前见过她。

米蒂尔: 有什么问题吗?

指挥官: ……没什么。

卡萝: 艾薇塔也是暗区有名的委托人了, 虽然有些巧, 但认识她不奇怪。

卡萝: 可还有一个人, 你怎么也认识?

指挥官: 谁?

卡萝: 黑卡蒂。

米蒂尔: ! 谁?! 黑卡蒂? 刚刚那个差点把我们全都送走的凶巴巴的女人?!

指挥官:

卡萝: 我找到车回来找你们, 却看见黑金的人围了过去, 没办法只能暂时藏在树林里, 你们的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

卡萝: 你回头看到黑卡蒂的时候, 明显认出了她是谁。

指挥官:好吧, 我承认。

指挥官: 确实有过一面之缘。

四年前。

长官: 我再重复一遍, 此次的行动目标:解救被困在山顶营地的人质, 确保人质安全, 都听清楚了吗?

众人: 听清楚了!

卡莫纳某处山谷的密林里, 一个一身军服的长官正在训话;在他身前站着一队军姿整齐的士兵, 和六个形容懒散的特遣队员。

长官: 人质被困在山顶的营地, 三面都是悬崖, 只有东北缓坡方便行军。

长官: 缓坡遍布密林乱石, 情况复杂, 所以, 我找了六个熟悉地形的特遣队员配合行动。

长官: 站好!

长官注意到一侧那几个松松散散的特遣队员, 出声呵斥;几人瞬间站直。

指挥官: 官威真大.....

老朋友: 小声点。

长官: 说什么呢? 大声点, 让我听到。

指挥官: 报告! 特遣队员保证完成任务!

长官: 哼!

指挥官就在六人之中，与自己的朋友小声吐槽着。

长官：这次的行动非常重要！凡是立了功的，都有表彰！首功者，军衔升一级！

指挥官：如果是特遣队员呢？

长官：开什么玩笑，特遣队员？行吧，如果是你们立了首功，我会帮他破格申请加入军队。还有别的问题吗？

指挥官：没了。谢谢长官！

指挥官一旁的老朋友用胳膊撞了指挥官一下，压低了声音。

老朋友：军队，你听到了吗，加入军队！

指挥官：废话，听到了。

老朋友：只要加入军队，就有机会离开卡莫纳……

指挥官：哪有那么容易加入正规军，都是唬人的。

老朋友：天啊，去什么地方都行，只求给我个机会，让我离开暗区……

老朋友并没有注意到指挥官的话，沉浸在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中。

指挥官：欸，你看那边那个黑头发的。

那是一个站在前排的少女，一头黑色的短发刚刚过肩，穿着同样制式的军装，与众不同的是，身上背着一整套登山工具。

老朋友：怎么了？

指挥官：刚刚长官“画饼”的时候，她耸了下肩，明显也是不信，哈哈……

长官：安静！

指挥官：咳咳……

长官：今天大风，直升机无法起飞，东北侧的缓坡是敌人唯一的撤离路径。我们从缓坡朝山顶进发，把他们堵在山上……

黑发少女：报告！

刚刚耸肩的黑发少女突然出声。

黑发少女: 今天白天在南侧悬崖勘察地形时, 发现了一条可以攀爬的路径, 存在对方从悬崖撤离的可能。

长官: “可能”、“可能”, 你都说了只是可能! 那么陡的悬崖, 带着人质怎么下来? 其他勘察南侧的人呢?

士兵: 报告长官! 我认为南侧没有通行道路。

黑发少女: 如果我方只从东北缓坡进攻, 一旦对方从其他路线撤离, 我们的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黑发少女: 我申请——

长官: 南侧我也去看过, 绝无撤离可能!

长官不耐烦地打断了黑发少女的话。

长官: 我要告诉你们, 我不在意你们在军校里是多么优秀, 考核拿了多少分。这里是卡莫纳, 是暗区! 不是演习训练场!

长官又开始了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训话, 黑发少女暂时收了声。

指挥官: 有意思。

老朋友: 怎么说?

指挥官: 你说, 如果那个女兵说的是真的, 会怎么样?

长官: 又是你? 有话到我面前来说!

指挥官再次被点名, 无可奈何地上前一步, 站了出来。

指挥官: 报告! 我认为, 她说的对。

卡萝: 然后呢? 那个黑发少女就是黑卡蒂? 长官听你们的话了吗?

三人早已驾车驶出小镇, 离794号桥已经不远。

指挥官: 后来——

米蒂尔: 你们看前面!

米蒂尔突然出声打断了指挥官。

黑暗的道路尽头, 有着突兀的光亮。

卡萝: 是车灯, 我们追上了。

指挥官灭了车灯，加大了油门，朝光亮处追去。

指挥官：做好准备。

三人将车开到了光亮处，确是车灯没错，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那是一辆停下的车。

白焯戈靠在车前，车灯照着指挥官来时的路，像是在等人。

月下、桥旁、一车一人。除此之外，之前那些多斯的杀手全都不见人影。

卡萝：搞什么鬼？

指挥官把车停下，三人带着武器下来，小心警惕着白焯戈和周围可能的危险。

指挥官：箱子呢？

白焯戈没回答。

米蒂尔：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我们明明……明明一起……

白焯戈：我从没说过，和你们站在一边。

米蒂尔：……

意识到确实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白焯戈从未表明过自己的态度，米蒂尔无话可说，抬枪对准了白焯戈。

米蒂尔：把箱子交出来。我……我可以饶你一命。

白焯戈：呵……

指挥官：其他人呢？你怎么一个人等在这儿？

白焯戈：还不是全都没有脑子……

白焯戈转身朝车的后备箱走去，将背对着指挥官三人，完全没有设防。

可刚打开后备箱，她就停了下来，抬头望向桥的另一侧。

卡萝：你又想干什么？

汽车引擎的声响从桥的对面传来，而后是车灯——一支车队正在过来。

白焯戈“咣”地盖上了后备箱，从西装口袋里抽出枪，对准指挥官。

指挥官：你……

指挥官三人持枪小心戒备着车队的方向，直到他们在桥的另一侧停下了。

一群保镖模样的人，簇拥着一个西装革履，手持绅士棍的中年男子下车，朝指挥官三人走来。

???:精彩啊，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为首的男人在黑夜中依然带着墨镜，没有拿枪，在指挥官三人的枪口前仍如闲庭漫步般自在。

但看他身边围得如铁桶一般的黑衣保镖和指间隐约闪烁光泽的纹章戒指，此人的身份已昭然若揭。

卡萝:多斯.....

多斯:我来看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白焯戈:得手了。

多斯:很好。那剩下的这几个杂碎，还需要我教你们怎么处理？

白焯戈一枪打爆了指挥官车子的右前轮。多斯的保镖们呈扇形散开，枪口指向三人。

指挥官:开战！

-73-A-18

多斯:还算有些本事。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桥畔，多斯的保镖已经所剩无几，紧密护卫在多斯身旁放弃了进攻。

而另一侧的指挥官三人，也已经打到只剩最后一个弹夹。

卡萝:别想把东西带走。

多斯:数数你剩下的子弹再说话吧。

卡萝:.....

多斯:东西呢？

白焯戈向后备箱的方向撇了撇头。

一个保镖走上去打开后备箱，仔细确认着什么，回来对多斯耳语了几句。

多斯：好吧，至少在这件事上，你做得不错。

多斯：那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了。既然你主动提出要出这个任务，就负责到底吧。

多斯点了点手杖，两个保镖把箱子从车上搬了下来。

多斯：再见了，希望以后还可以见到你，我委以重任的……忠诚下属。

白焯戈留在原地，持枪与指挥官三人对峙。

多斯转身，在保镖的护卫下带着箱子朝桥的另一侧撤去。

“呼——”、“呼——”……两声枪响。

卡萝举枪射向多斯。与此同时白焯戈预判了她的行动，一枪正中卡萝手中的枪。

卡萝枪口一晃，手中的冲锋枪险些脱手，子弹没有击中目标。

白焯戈：不要浪费子弹了。

卡萝重新站稳，枪口依旧牢牢地跟着多斯，只是可惜，他已经被挡在了保镖身后。

指挥官和米蒂尔已经没有了子弹，不敢轻易开枪暴露这个事实。

多斯：放弃吧，没亲手杀了你们，不是因为我不能。

多斯：你们应该感谢今晚的月色，让我有了一个好心情。

即便此刻的情境称得上是“败逃”，多斯依然维持着绅士做派，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沾上了硝烟的手杖。

指挥官：硕鼠帮在运河上的生意，是不是你指使的？

多斯：硕鼠帮？

多斯已经走到了桥上，闻言停了下来，回头看向指挥官。

指挥官：他们从各处镇子找到合适的人绑架，通过运河送去矿区。

指挥官：这些，全是安东尼家族的生意吗？

托尼：爸！妈！……是谁？谁干的！

男子：放开我！放开！

多斯:或许吧,这种小事,我没有印象。

多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继续朝对岸走去;几辆车子正停在那里。

指挥官:……

白焯戈一枪打在了指挥官前方的地面上。

白焯戈:别动。我的弹药可还没有打光。

指挥官:呵……

没有理会白焯戈的威胁,指挥官丢掉了没有子弹的枪,从腰后掏出匕首,俯身就要前冲。

米蒂尔:!

米蒂尔已经没有子弹,但卡萝举枪射向白焯戈,为指挥官争取了机会。

白焯戈闪身的同时,指挥官快速越过她,冲向桥面,此时多斯已经退到了对岸。

“轰——”

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桥被多斯炸断了。

指挥官:!

“滴——滴——”

指挥官的眼前已经没有了路。而河的对岸,多斯的车队放肆鸣笛,像是不加掩饰的嘲笑。

车灯越来越远,鸣笛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最终全都消失在卡莫纳黑暗的丛林中。

转过身,面向白焯戈,指挥官反握了匕首。

指挥官:现在,是我们之间的事了。

一片乌云遮住了高悬的明月,桥畔,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白焯戈:走吧,桥被炸了,你们追不上的。

白焯戈:放弃这个箱子,这件事本就与你们没有关系。

白焯戈站在桥前,独自面对指挥官三人,面上不带一丝慌乱。

米蒂尔:谁说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的委托。

卡萝:本来我是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不敢露面的雇主的任务罢了。

卡萝：但把东西从我眼睛底下夺走……总要有个交代。

桥被炸断，前路已然不通。

指挥官开来的车胎已被打爆，要想追上多斯，唯有去抢白焯戈的车。

指挥官：我还有一个问题。

指挥官：既然你是多斯的人，为什么在船上要放了那些平民？

白焯戈没有回答。

指挥官：……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指挥官：牵制她，我去夺车。

小声嘱托旁边的两个少女，指挥官准备前冲。

“呼——”又是一发子弹射在指挥官身前。

白焯戈：把枪放下，米蒂尔，我知道你没有子弹。

米蒂尔：……

白焯戈：卡萝，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你是准备用4颗子弹威胁我？

卡萝：一颗就够了。

白焯戈：我再说最后一次，离开这里，忘记这个箱子。

指挥官：虽然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委托人也不会是简单的角色。

指挥官：但多斯……呵……

指挥官：如果一定要我在他们之间做选择，那我一定不会把箱子交到多斯这样的人手里！

莫名地，指挥官感觉好像看到白焯戈笑了一下。

卡萝：小心！

白焯戈枪口微移，指向指挥官，一侧的嘴角向上勾起。

“呼——”

枪响后，是人体倒地的声音。

树林中，一个多斯的保镖倒了下来。

白焯戈的枪口还在夜色中冒着轻烟。

指挥官：你？

面对再次反水的白焯戈，指挥官与米蒂尔、卡萝一时愣在原地。

白焯戈：尾巴终于干净了。

白焯戈把枪收了回去，走到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见指挥官三人没有动作，探出了头。

白焯戈：走吧，上车。

这是一个距离不远的林间小屋，地点隐秘，看上去已经废弃许久。

白焯戈：进来。

白焯戈打开了小屋的门，率先走了进去，指挥官三人在门外对视了一眼，跟了上去。

指挥官：！

卡萝：怎么了？

看到指挥官在门口愣住，卡萝和米蒂尔跟着上前，朝门内望去。

只见本应被多斯带走的箱子，正安静地落在小屋中心。

白焯戈：都堵在门口干什么？

米蒂尔：现在是什么情况？箱子不是被多斯带走了么？怎么会在这儿？还有刚刚的你击毙的那个保镖，他怎么在那儿？

白焯戈：……你的问题好多。

三人走进了小屋，卡萝围着箱子转了两圈，左看右看。

卡萝：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真的假的？

说着，卡萝伸手在箱子上敲了敲。

指挥官：是真的。

原本蹲下去检查的指挥官站了起来。

指挥官：出发前，我在箱子安全锁的下面划了记号，左三，右一。

指挥官：这个位置细小，不容易被发现，应该不存在被造假的可能。

米蒂尔: 真的有划痕! 你怎么想到的, 好厉害!

指挥官: 一开始, 我也害怕你们.....算了, 如今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白焯戈弯身低头查看, 而后直起身来, 意义不明地扫了指挥官一眼。

白焯戈: 好吧, 我确实也没有发现你在这里做了标记。

米蒂尔: 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白焯戈: 和你们猜的一样, 多斯拿走的, 不是你们原来的箱子, 而是另外一个。

卡萝: 另外一个?

白焯戈: 嗯, 你们的委托人至少同时请了6支队伍, 来护送一模一样的箱子。

指挥官: !

白焯戈: 这6支队伍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不同, 一起在19点出发, 没有人确定哪个是真的。

白焯戈: 但是有消息泄露, 说真的在你们这里。所以, 恐怕你们只是委托人吸引火力的靶子罢了。

卡萝一拳重重地打在了箱子上。

指挥官: 多斯的那个箱子是?

白焯戈: 另外一支队伍放弃了任务, 这件事没有其他人知道。

白焯戈: 所以我替换了一下, 让多斯带走了他们的箱子。

白焯戈: 对于多斯、黑金这样的势力来说, 哪个是真的并不重要, 他们会分散队伍, 同时去追这6个箱子。

白焯戈: 但对于我来说, 我必须找到真的那个。

指挥官: 你也想要它?

白焯戈没有立即回答, 她安静地注视着眼前的箱子, 把不知何时落上去的几片树叶拂了下去。

白焯戈: 不, 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它安全送到。

米蒂尔: 既然如此, 之前为什么要把它抢走?

白焯戈: 如果不让大家以为你们的箱子已经被多斯夺走。你们又能护住多久?

卡萝: 喂喂, 我们很强的好吧。刚刚还把你和多斯打得丢盔弃甲.....

卡萝张牙舞爪地比划着刚刚的战斗，一不小心又是一拳捶到了箱子上，立即咬牙把呼痛憋在了嘴里，没有辜负自己“很强”的人设。

米蒂尔：噗嗤……

卡萝：……闭嘴……

指挥官：哈哈哈哈……

久违的欢笑声再次出现在四人之间，过去几个小时的暗算、冲突，似乎都已经烟消云散。

卡萝：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们和那支队伍一样，选择放弃箱子，你会怎么办？

白焯戈：你猜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箱子在我这儿？

卡萝：……

白焯戈：不过，我确实没想过你们会放弃她。毕竟……

指挥官：毕竟？

白焯戈：……人和环境或许都会变，但羁绊不会。

白焯戈：总之，我已经为你们争取到了时间。车子交给你们，后面有弹药和补给。

白焯戈：剩下的路，就交给你们了。

白焯戈又深深地看了一眼箱子，而后转身离去，没有再做留恋。

米蒂尔：你要去哪？

白焯戈：多斯那边，有些事还要收尾。

指挥官：等等！我还有一个问题……

指挥官：为什么你确定，我们的箱子是真的？

白焯戈停下了脚步，微微侧头；指挥官看到她的眼睛里充满坚定，没有一丝疑惑。

白焯戈：因为，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白焯戈：带上箱子，出发吧，前面的路，也许没有想象的容易。

-73-A-20

三人重新上车，载着箱子，朝北山酒店的方向出发。

卡萝从后座换到了副驾，手里拿着一份巨大的地图，研究着路线。

卡萝：不愧是从多斯那儿拿到的东西，我还没见过这么详细的暗区地图。

卡萝：我们现在在这儿，北山酒店在我们的东北方；想要过去的话，要经过矿区……

卡萝：呃……希望矿区那边的老大不要对这个箱子感兴趣。

指挥官：可能性不大。

米蒂尔：有没有什么路，可以避开这些大的势力范围，哪怕绕一点也可以，我们还剩下……13个小时。

卡萝：矿区和农场，你选一个。

米蒂尔：……我对这两块墓地都不是很满意。

卡萝：往好处想，或许我们可以安全通过呢。

米蒂尔：……

指挥官：我知道一条路，但是车开不过去。而且，不是很好走。

卡萝：在哪儿？总会比这两个地方好吧。

指挥官：看看后面的物资里，有没有登山的装备。

指挥官：这座山的南侧峭壁有一条路，我们从这里，翻上去。

四年前，山地南侧峭壁。

指挥官：这边，这有个落点。

指挥官和黑卡蒂正在峭壁上徒手攀爬，夜晚的大风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攀岩难度。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两人把头灯的亮度调到了最暗，每一步落脚都万分小心。

指挥官：没想到最后只派了我们两个走这条路，真的遇到敌人也是个麻烦。

指挥官：你不会和你们长官有仇吧？

黑卡蒂：……

指挥官: 还没问, 你叫什么名字?

黑卡蒂: 你不需要知道。

指挥官: 要是有什么事情, 我总该知道怎么喊你吧。

黑卡蒂: 这里没有第三个人, 我自然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

黑卡蒂: 别拖后腿。

黑卡蒂没有继续理会指挥官, 而是利落地几个翻身, 借助岩壁上的凸起, 爬到了指挥官的前面。

指挥官: 小心……

指挥官: 现在我知道, 你们长官为什么不待见你了。

指挥官抬头, 用头灯照亮了眼前的一小块山壁, 仔细观察着。

指挥官: 今天白天考察地形的时候, 我注意到这边的植被比其他地方都少, 像是被人为清理过, 所以怀疑有一条可能的攀岩路径。

指挥官: 你是怎么发现的?

黑卡蒂停了下来, 左手单手挂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 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 递了过去。

指挥官: 挂片? 用来挂安全绳的?

黑卡蒂: 嗯, 下面捡的。

黑卡蒂把挂片收了回去, 继续向上攀爬。指挥官在周围仔细摸索了一下, 毫无收获。

指挥官: 看来确实有路没错了。

指挥官: 已经至少离地15米了, 还没有找到其他挂片……如果有的话, 我们爬起来也能轻松一些

——

指挥官: 欸!

指挥官突然脚下一滑, 向下栽倒, 全靠右手单手支撑, 挂在了崖壁上。

黑卡蒂: 废物……

嘴上如此说着, 已经爬到上面去的黑卡蒂还是向下降了两米, 回到了指挥官旁边。

黑卡蒂: 还撑得住?

指挥官: 可以的。

指挥官在山壁上小心地找到一处支撑点，重新稳住了自己，然后从小腿后抽出两块薄薄的钢板，丢了下去。

指挥官：带着还是不方便。

黑卡蒂：这是什么？

指挥官：《卡莫纳地区行动准则》第十一条第三节：“针对不可击毙的目标，优先攻击目标小腿等部位，限制其移动能力。”

指挥官：我没记错吧，你们军队的行动准则。

黑卡蒂：……没错。

指挥官：哈哈……

外来军队与本土特遣队员，对彼此微妙的关系心照不宣；指挥官与黑卡蒂没有在此问题上继续交谈，沉默地继续攀爬。

指挥官：你看。

指挥官停了下来，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手电筒，照向旁边的山壁。

一枚挂片深深地钉在岩壁上。

指挥官：我们是对的。

找到了一个挂片，两人很快循着路径找到了第二、第三枚……

将一直背在身后的安全绳用锁扣固定在挂片上，有了绳索的帮助和保护，两人一路向上，很快便到了山腰。

高处的山风更大，为了安全，两人不得不放缓了攀登的速度。

指挥官：为什么不用一条安全绳？这么大的风，如果我们连在一起，出了问题也好照应。

指挥官：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现在我们可还是同伴。

黑卡蒂：我一个人就可以。

指挥官：但那样更安全。

黑卡蒂：安全绳是攀岩者的第二条命，我对把命交到别人手上没有兴趣。

指挥官：战场上，你要足够信任你的队友。

黑卡蒂: 只有弱者才需要抱团。

见黑卡蒂态度强硬, 指挥官放弃了继续这个话题。转眼间, 两人又向上攀升了十几米。

突然, 爬在上面的黑卡蒂关掉了自己的头灯。

指挥官不知原因, 但迅速效仿, 停了下来。

一根速降绳被从上方抛了下来。

男人: 把人质带上, 从崖壁撤退。

卡萝: 你就是那个时候发现这条路的?

已经到了清晨, 距离委托人约定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2小时。

指挥官与卡萝、米蒂尔三人, 艰难攀爬在山地南侧的峭壁上。

指挥官: 嗯, 没想到几年了, 它还在。

卡萝: 那黑卡蒂不是也知道吗? 如果她在这边埋伏我们.....

指挥官: 是有这个可能, 但总比直接去矿区正面冲突要好。

指挥官: 至少, 山路这么难走, 就算黑卡蒂埋伏在这儿, 也带不了很多人。

卡萝: 但还是有风险啊喂, 我可一点都不想再遇到那个女人了。

米蒂尔: 希望白焯戈的计策有效, 让黑卡蒂不要再追着我们了。

三人的安全绳稳稳连在一起, 指挥官在最前方为两人引路, 卡萝和米蒂尔跟在后面。

箱子被放在了山脚下, 绑了绳子, 被指挥官牵在身上。

指挥官: 再往上有一个小平台, 我们先爬到那儿, 再把箱子拉上来。

米蒂尔: 还有多远? 我快要爬不动了。

排在最后一个的米蒂尔向上呼喊, 为了能够减轻身上的负重, 她好不容易重新填满的背包也被丢在了下面。

指挥官: 快了。

指挥官已经够到了平台的边缘, 双手撑地一个用力, 翻身爬了上去。

指挥官: !

平台上面，黑卡蒂和四名黑金队员，正在等他。

黑卡蒂：你们动作比我想的要慢。

指挥官：……

即便平台上已经有了5个枪口，但此时此刻，这样的地理位置，除了爬上来，三人别无选择。

指挥官：别开枪，都好商量。

三人站在悬崖边缘，眼前是等待多时的黑金国际。

黑卡蒂：好久不见。

指挥官：好久不见，我还以为你没认出来。

黑卡蒂：虽然不想承认，但你放在小腿后的钢板确实有点用处。

指挥官：原来是这里暴露了……你倒是没怎么变。

黑卡蒂：叙旧结束。还是一样的条件，箱子交出来，放你们一条生路。

卡萝：我们没有箱子。

卡萝：昨天我们和多斯在794号桥的战斗，动静那么大，黑金国际不可能没有收到消息。

黑卡蒂：多斯是带走了一个箱子。

黑卡蒂：但我要的是你们这个。

米蒂尔：……你都看到了，我们三个现在都站在这里，没有什么箱子。

指挥官：弄丢了东西，怕被雇主追究，我们现在只想避避风头。

黑卡蒂：那就把你身上系着的那根绳子扔下去。

指挥官身上正系着一根登山绳，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了被搁在山脚的箱子上。

黑卡蒂：把箱子拉上来。

米蒂尔和卡萝两个人看向指挥官；黑卡蒂朝天开了一枪。

黑卡蒂：拉上来！

指挥官点了点头。

米蒂尔和卡萝从指挥官手中接过了绳子，三人合力，缓缓拉动了箱子。

并没有使出全部的力气，指挥官想办法拖延着时间。

指挥官：我有一个问题，黑金应该不止在追这一个箱子吧。

指挥官：但为什么深渊小队的队长要亲自来追我们这条线索？

黑卡蒂：……

指挥官：我只是单纯的好奇。

黑卡蒂：你们的委托人假装对外泄露消息，说真的在你们这儿。

黑卡蒂：消息泄露得太过巧合，大多数人都判断，你们的箱子是假的，是委托人放出来的靶子。

黑卡蒂：但我不这么认为。

黑卡蒂：我赌他多算计了一层，也赌你们没有弄丢它。

指挥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箱子是不是真的。

指挥官：但第二点，你赌对了。

箱子已经被拉到了半空，只差两三米就可以拉上平台；三个人放缓了手下的速度，用眼神交流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黑金队员：快点！

突然出声的黑金队员吓了米蒂尔一跳，向后退了一步，却踩到了一颗碎石。

不小心跌倒在地，米蒂尔手中一松，箱子瞬间下坠了几米。

黑卡蒂：拉住！

黑卡蒂下意识地向前，想去拉住绳子，却反应了过来，及时顿住。

指挥官与卡萝被向前拖了两步才止住箱子下坠，爬起来的米蒂尔连忙抓住绳子，稳住了。

米蒂尔：……对不起。

指挥官：没事。

见箱子已被拉住，黑卡蒂几不可见地松了口气，示意两边的黑金队员不要轻举妄动。

黑卡蒂：快拉上来，别耍什么花招。

然而指挥官却不动了。

卡萝：怎么了？

见指挥官不再继续拉动绳子，卡萝与米蒂尔跟着停了动作，小声询问。

指挥官：信我。

黑卡蒂：你做什么？

指挥官：退后，否则我就把箱子摔下去。

如今的局面，指挥官三人毫无保护地站在悬崖边上，手中的绳子绑着箱子，悬在半空，距离地面至少有50米的高度。

指挥官：如果我们死亡或受伤，箱子一定会和我们一起从悬崖上掉下去，没有人来得及阻拦。

指挥官：虽然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但看你刚刚的反应，应该很怕它会坠落吧。

指挥官：退后！

卡萝：对！退后！否则我们就把它摔下去！

黑卡蒂死死盯着指挥官，随后摆手，黑金队员们退到了5米开外。

黑卡蒂：箱子在你们手上，可你们的命在我手里；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结果。

黑卡蒂：把箱子交给我，我可以举荐你们加入黑金国际。

黑卡蒂：你知道的，四年前我就邀请过你，加入当时的部队。

指挥官：是的，但我的答案和四年前一样。

黑卡蒂：如今局面，拖下去对你们更加不利。

指挥官：但我们无所谓。

指挥官：知道一直以来，你的弱点是什么吗？

黑卡蒂没有回答，面上的神情也未发生变化；但指挥官知道，她别无选择。

指挥官：你怕输。

指挥官：我们打个赌。如果我们三个可以在你们的包围下成功突围，就让我们带箱子走。

指挥官：如果不能，箱子就是你们的了。

卡萝想要说些什么，被米蒂尔拉住了。

米蒂尔: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的!

卡萝: 难道你以为我是要阻拦吗?

卡萝: 喂, 对面的听着, 有本事的话就答应这个赌约, 五打三, 难不成还怕了吗?

黑卡蒂身后的一个黑金队员想要说些什么, 被另一个同伴拦住了。

黑金队员: 忘了吗? 第一优先级——确保箱子的安全。

黑卡蒂: 我答应你。

-73-A-22

指挥官: 我们赢了。

山腰平台上, 指挥官三人战胜了黑卡蒂带领的黑金队伍。

双方息战, 箱子被拉了上来, 摆在一旁。

米蒂尔: 我们真的赢了!

卡萝: 哈哈哈哈哈……我就说……咳咳……我就说我们很强吧!

黑卡蒂: 你们走吧。

黑金队员: 队长——

黑卡蒂: 退下。

一个黑金队员上前想说些什么, 被黑卡蒂喝止。

黑卡蒂: 下次遇到, 你们最好祈祷还和今日一样幸运。

指挥官: 多谢。

已然取胜, 指挥官三人围在箱子前, 等待黑金先行撤离。

黑卡蒂: 走。

黑卡蒂率先收枪背回身上, 没有再做停留, 利落地转身准备带队离去。

四名黑金队员稍作迟疑，也纷纷跟了上去，除了……

卡萝：小心！

刚刚上前意欲劝说黑卡蒂的黑金队员磨蹭一番，落在了队伍最后，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举枪袭击离箱子最近的卡萝。

卡萝迅速翻身滚向一侧，躲避突如其来的子弹。然而——

指挥官：！

由于所站的位置距离悬崖太近，黑金的子弹追着紧咬不放，卡萝被逼到了悬崖边缘，落了下去。

米蒂尔：啊！

指挥官：抓住！

卡萝与米蒂尔、指挥官之间连接的安全绳猛地绷紧，紧接着将两人向悬崖边拽去。

指挥官来不及稳住身体，直接被拖倒向外滑去。

最后面的米蒂尔双手牢牢抓住绳子，身体向后弓起到极限，被拖着向前滑了几米，想要拽住滑落的两人。

指挥官的双手在地上留下了两条带血的抓痕，终于将将在悬崖边抓住一丛野草，借力阻住了下滑。

指挥官：怎么样？

指挥官大半个身体挂在了悬崖外，只剩双臂支撑在上面，死死抓住救命稻草，向下望去。

卡萝：没事！

卡萝在峭壁上无从借力，全靠安全绳的连接，被吊在距离平台五米的位置上，摇摇欲坠。

米蒂尔：你们要干什么？刚刚的赌约我们已经赢了。

黑金队员：队长，箱子已经安全了，不怕要挟。趁他们自顾不暇，我们带着箱子走。

黑卡蒂：……

黑金队员：既然他们的箱子大概率是真的，就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黑卡蒂没有回应，她看着被安全绳连成一串，挂在悬崖边挣扎求生的三人，和角落里，安静摆放的箱子。

一旁的黑金队员还在劝说，另外几个队员不敢接话，但看样子也已跃跃欲试。

米蒂尔：你答应过的！

黑金队员：队长！

黑卡蒂走到了箱子面前，一直劝说的黑金队员眼中露出兴奋；而米蒂尔双手牢牢抓着绳子脱不开身，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力阻止。

米蒂尔：快一点！

指挥官还艰难地挂在悬崖边缘努力想要起身，身下卡萝的重量让他没有办法立即爬上来。

出乎意料的是，黑卡蒂没有搬动箱子，而是走到了悬崖边缘，指挥官的面前。

黑卡蒂：眼前的情景，实在有一些眼熟。

指挥官双腿悬空挣扎，想要在峭壁上找到一个可以借力的点，却只蹬下了一堆碎石；无奈地扯出一个笑容。

指挥官：是啊，是很眼熟。

四年前。

黑卡蒂：不要伤害人质。

指挥官与黑卡蒂果然遭遇了从悬崖撤离的绑匪，解决掉其中三人后，还剩下最后一个。

绑匪：别动！否则我带着他一起掉下去！

最后一个绑匪身上绑着昏迷不醒的人质，右手握着伞兵刀，刀刃牢牢抵住挂着自己的安全绳。

绑匪：让我安全下去。

此处距离地面至少有50米的高度，如果两人直接掉下去，人质毫无生还的可能。

黑卡蒂：别冲动。

黑卡蒂盯着对方脸上，红外瞄准器落下的红点。

“呼——”，一声枪响，绑匪被不知何处的狙击手击毙，握着伞兵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指挥官一笑，从怀中掏出手电，朝山下打了个三长两短的暗号。

下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老朋友：嘿！我这就上来。

黑卡蒂：说说吧，怎么回事？

指挥官：介绍一下，我的老战友了。

指挥官：我们商量好，他从大部队溜出来，跟在我们后面照应。

指挥官：怎么样，我说过的，战场上，你需要队友。

黑卡蒂：……这次算你们做得不错。

指挥官的朋友已经爬了上来，三人将昏迷的人质从绑匪的尸体上解下来，绑在了黑卡蒂的背上。

老朋友：你能背动吗？不如换我来，我习惯了负重。

黑卡蒂：不必。

指挥官：哈，别理她，她就这样。

此处还在半山腰，带着昏迷的人质继续向上攀爬难度较大，三人决定降落回地面，再想办法与大部队回合。

黑卡蒂：好了吗？

黑卡蒂已经将身后的人质牢牢绑住，调整好自己的绳索，准备速降。

另一边的指挥官和他的朋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根安全绳连住了他们，就像他们以往行动时那样。

指挥官用力拽了拽绳子，确认已经绑紧。

指挥官：走吧。

见黑卡蒂已经准备动身，指挥官的老朋友叫住了她，吞吞吐吐地想说些什么。

黑卡蒂：你直说。

老朋友：你们长官说，只要立下首功，就可以加入军队，离开卡莫纳，是不是真的？

黑卡蒂意味深长地看了指挥官一眼，随后没再多做停留，一边下落一边回答。

黑卡蒂：这你要自己去问他了。

老朋友：问他？所以是真的吗？真能离开卡莫纳？

黑卡蒂已经下降了两米，没再理会追问的特遣队员。

指挥官拍了拍他的肩。

指挥官：先下去吧，会有机会的。

老朋友：……

这个特遣队员的右眼上有一道刀疤，那是之前一次任务时，为了救指挥官而留下的，险些废掉了他的一只眼睛。

此时，他带伤的右眼微微眯了起来，似乎想在夜色中把眼前的指挥官看清。

随后他同样拍了拍指挥官的肩膀，就像他们之前一起行动时那样。

老朋友：走吧，你先下去，我跟着。

指挥官跟上黑卡蒂，借助安全绳的帮助，从峭壁上缓慢下落。

留在上面的特遣队员从怀中掏出了伞兵刀。

老朋友：对不起，但我不能死在暗区。

坠落——

指挥官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急速下坠，但灵魂却像是升了起来。

他看到自己朋友混合着兴奋与恐惧的脸，手里的伞兵刀沾着血，那是割断绳子时太过紧张，不小心割伤自己留下的。

指挥官：**是我错了。**

指挥官闭上了眼。

下坠突然停止了。

指挥官的右臂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拉力，阻住了他的继续下落。

指挥官睁开眼，他被崖壁下方的黑卡蒂拉住了。

黑卡蒂：如果还有下次，你还敢把命交到别人手上吗？

黑卡蒂：那次之后，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变。

黑卡蒂蹲了下来，俯身看着指挥官，以及他和米蒂尔、卡萝之间，紧紧连着的安全绳。

黑金队员：队长。

刚刚偷袭的黑金队员走了过来。

黑金队员：箱子已经确认无误，他们怎么办，要不要……

他比了个“做掉”的手势。

米蒂尔：**黑卡蒂！你答应过让我们离开！**

米蒂尔还在平台上艰难支撑着卡萝和指挥官的重量，除了动嘴，别无他法。

指挥官：不管我变没变，你都变了。

指挥官：看来你在黑金国际的日子，没有想象的顺利。

想办法交谈分散着黑卡蒂的注意力，指挥官弹出了靴子上的薄刃，想办法插入岩壁，希望给脚下借到一点力。

然而，原本抓着的野草终于承受不住断裂，指挥官猛然下坠。

指挥官：！

绳子，被黑卡蒂抓住了。

指挥官：你……

突然的发力让黑卡蒂猝不及防，拉住绳子的小臂上爆起青筋，指挥官和卡萝两个人的重量让她有些吃力。

黑卡蒂：少废话。

米蒂尔：你们还好吗？

在黑卡蒂的帮助下，米蒂尔重新拉住了绳子，刚刚的意外让她惊魂未定。

米蒂尔：快点上来！

黑金队员：队长？

黑卡蒂没有理会旁边的队员，而是向指挥官伸出了一只手。

黑卡蒂：别再耽搁时间了。

指挥官：……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立即去抓黑卡蒂伸过来的手，指挥官先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指挥官：我收回刚才的话，这几年你也没变。

卡萝: 喂, 你们考虑一下我被吊在下面的感受好吗?

安全绳晃晃荡荡的, 下方传来了卡萝的声音。

指挥官左手撑住悬崖的边缘, 右手握住黑卡蒂伸过来的手, 向上借力。

指挥官: 多谢。

两人终于爬了上来, 缓过手来的米蒂尔连忙把三人身上的安全绳找了个地方固定起来, 生怕再出什么意外。

米蒂尔: 你们吓死我了。

卡萝: 对不住, 是我的失误。

米蒂尔: 没事就好。

米蒂尔给了卡萝一个大大的拥抱, 卡萝挣扎着从她怀里钻了出来。

卡萝: 喂, 黑金的人还在呢。

指挥官: 接下来你们怎么办?

黑卡蒂: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

黑卡蒂重新带队准备离开, 之前偷袭的黑金队员如今不敢再说些什么, 垂头跟在后面。

再次看了一眼悬崖边的三人: 指挥官和卡萝守在箱子前警戒, 米蒂尔在确认所有人的绳子都已绑好; 黑卡蒂紧了紧自己腰间枪套的搭扣。

黑卡蒂: 四年过去, 你选队友的眼光好了许多。

黑卡蒂: 下次见面, 再一决胜负。

指挥官: 再会。

黑卡蒂带人离开了。

指挥官注意到她的手臂在拉住绳子时摩擦到粗粝的地面, 留下了一片血红的刚痕; 但四个黑金队员对此毫无反应, 一个字都不敢提。

回过头来, 指挥官看到米蒂尔在给卡萝包扎伤口, 卡萝嘴上痛得骂骂咧咧, 但仍是乖乖地坐在地上, 任由米蒂尔笨手笨脚地把她弄痛。

卡萝: 喂喂喂, 轻一点。

米蒂尔: 我已经很轻了!

卡萝: 你自己试试看!

指挥官: 还好吗?

卡萝: 小问题。

卡萝: 比起腿上的这点小擦伤, 我更关心的是, 你怎么知道黑卡蒂会依约放了我们?

指挥官:

指挥官: 因为我赌她也和四年前一样。

指挥官: 收拾一下, 边走边说,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3-A-24

终于, 三人带着箱子翻过了山崖, 来到平地收整行装, 北山酒店已遥遥在望。

卡萝: 没想到, 黑卡蒂竟然这么心慈手软。看来我之前收集的情报有误。

米蒂尔: 心慈手软? 黑卡蒂? 我没有听错吧。

卡萝: 四年前如果她见死不救, 再做掉那个想要抢功的叛徒, 首功不就是她的了?

指挥官: 能够爬上高位, 不是因为她不择手段, 而是因为她比很多人更有原则。

将箱子上的绳子拆了下来, 卡萝顺手抬起箱子的一个提手, 将它的一头提了起来, 却因为刚刚用力过度, 一个失力让箱子跌回了地上。

指挥官: 小心!

卡萝不解地看着反应过度的指挥官。

卡萝: 你这是怎么了?

指挥官: 看黑卡蒂的反应, 我对这里面的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猜测, 希望只是我多想了。

没有再做解释, 指挥官和卡萝一起, 将箱子平稳地抬了起来。

指挥官: 走吧, 找辆车, 距离北山酒店已经不远了。

黄昏,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不到2个小时。

卡萝: 武器还要留在外面, 有必要吗? 我猜这次又是个对讲机。

北山酒店, 一间没有门牌号的客房, 指挥官与米蒂尔、卡萝推门而入。

男子: 你们来了。

房间里, 站着一个人全身黑衣的男子, 戴着墨镜, 看不清容貌。

男子: 箱子带来了么?

没有理会卡萝的无理, 男子直奔主题;指挥官将箱子放到了房间中央的地毯上。

指挥官: 在这儿。

男子没有去动这个箱子, 而是拿起了对讲机。

男子: 他们来了。

卡萝: 我就说.....

米蒂尔推了她一下, 卡萝止住了自己的嘟囔。对讲机里传来了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 **很好。箱子呢?**

男子: 轻微磨损, 没有严重的破坏痕迹。

女人的声音: **打开。**

男子: 打开?好。

听到了女人的指示, 男子明显犹豫了一下, 随后叫来了一个人。

两人分别识别了一个指纹锁, 在三人面前打开了箱子。

从指挥官的角度, 看不到箱子里面有什么, 只能见到男子把手伸了进去, 似乎是在仔细检查。

男子: 还活着。

指挥官: !

女人的声音: **很好, 把人带去医生那里。**

女人的声音: **你们可以走了。**

男子把对讲机放到了桌子上。和刚刚进来的人一起，把箱子里的东西抬了出来。

米蒂尔&卡萝：！

那是一个昏迷的人类少女。

少女年纪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双眼紧闭尚在昏迷之中，一头柔顺的长发垂在身后，左侧有一缕明艳的挑染。

米蒂尔：是个人……箱子里是个人！

米蒂尔按捺不住惊呼，但很快反应过来，捂住了自己嘴巴，眼里惊慌不定；卡萝从旁边拉住了她。

男子：还请你们留在这里，委托人有话和你们说。

男子抱着昏迷的少女走了出去，从指挥官身旁路过时，少女垂下的头发擦过了指挥官的手臂。

指挥官：等一下！

男子停下了脚步；他旁边的另一个人右手按在了腰侧，那是他放枪的位置。

指挥官：箱子，箱子不用带出去吗？

男子：不用了。

指挥官下意识地想要去抓住少女，但是胳膊微微抬起就被自己控制住了，匆忙把手塞进了口袋。

指挥官：哦，好的。

两人带着少女离开了，临走前关上了门。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指挥官口袋里的双手已经攥成了拳头。

女人的声音：**一路上辛苦了。**

桌上的对讲机，被动的三个人，一切都和最开始，在马尔洛斯的仓库里一样。

女人的声音：**听说黑卡蒂和多斯曾多次对你们出手，但你们都扛了过来。感谢你们的付出。**

女人的声音：**我已经为你们在北山酒店安排好了房间，可以放心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会把约定的报酬带给你们。**

没有给三人对话的机会，对讲机再次亮起了无人响应的信号灯。

身后的门被打开了，一个侍者模样的人躬身站在门口。

侍者：我带三位到房间去。

北山酒店, 307号房。

这里的布置与刚才的房间一模一样, 三人被安排在了一起;谢过带路的侍者, 指挥官小心锁上了门。

见门被关上, 安静了一路的两个少女终于按捺不住。

卡萝: 他们竟然把人装在箱子里, 骗我们送过来。这是绑架!

卡萝: 难怪箱子上有透气孔, 还要在24小时内送到。

米蒂尔: 不敢想要是在悬崖上我们把箱子摔下去……

指挥官: 至少好消息是, 我们没有把她掉下去。她还活着。

米蒂尔: 白焯戈呢? 她是不是知道箱子里是一个人?

米蒂尔: 对, 她一定知道, 黑卡蒂也是。

米蒂尔: 白焯戈明显和那个昏迷的少女认识, 但还是让我们把她送来。为什么?

指挥官: 箱子使用了最先进的生物识别锁, 需要2个人同时开锁才能打开;暴力破坏箱子也大概率会伤害到里面的人。

指挥官: 如果不把她带到北山, 她会被困死在箱子里, 这是白焯戈唯一能选的路。

卡萝: 能让多斯和黑卡蒂都出面争抢, 这个少女究竟是什么人? 我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

米蒂尔: 她是什么人都好, 能把人迷晕放在箱子里的,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米蒂尔: 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

米蒂尔没有继续说下去, 与指挥官和卡萝相互对视, 三人眼里藏着彼此的心知肚明。

米蒂尔: 就像我们在船上放走约翰时那样。

从队友眼中收到了肯定的信号, 三人会心一笑。

卡萝向后一倒, 瘫坐在椅子上;身上没了那些弹挂、武器的束缚, 此时的她格外放松。

卡萝: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他们把人带去哪儿了。还有, 得把枪找回来。

指挥官: 枪? ……不好!

指挥官转身奔向房间的大门, 想要把门打开, 却发现门被反锁住了。

“哐哐……”, 用力拉了几下门, 漆成白色的酒店木门被指挥官拽得几近变形。

米蒂尔: 他们要灭口!

米蒂尔: 所以才在我们面前开箱, 没有掩藏箱子里的秘密。

房门下面的缝隙里, 已经钻进了火光与黑烟。

卡萝: 咳咳, 咳咳……闪开!

米蒂尔和卡萝跑去抱起房间中间的桌子, 准备把门撞开。

“呼——”

指挥官: 等等!

离门较近的指挥官敏锐地听到了消音手枪的枪响, 随后, 门被从外面踹开了。

走廊上的火光瞬间涌入门内, 逆着光, 指挥官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指挥官: 是你?

转天, 北山酒店西北一公里处, 某隐秘房间。一通电话被拨响了。

女人的声音: **喂, 是我。**

女人的声音: **箱子送到了, 但昨晚有人把“货”劫走了。**

女人的声音: **只知道是个女人, 缺了一只眼睛。**

女人的声音: **嗯, 那三个特遣队员已经处理干净了。但我怀疑, 昨晚还有别人来过北山酒店。**

女人的声音: **放心, 这件事我会追究到底。**

北山酒店50公里外, 树林。

一辆吉普车跌跌撞撞地走着山路, 看车辙的深度, 车上的负重不小。

指挥官: 这么远了, 应该安全了。

吉普停了下来, 从车上跳下来了1、2、3……7个人。

指挥官: 她还好吗?

指挥官看向还留在车上的第8个人, 少女的黑色长发在脑后扎成了马尾, 柔顺地散落在吉普车的后座上。

安提娅: 手机挡住了那颗子弹, 没有命中要害, 只是晕了过去。但冲击力太大, 加上火场的浓烟

……

安提娅: 不知为什么还不醒, 我们会带她去找熟悉的医生。

蕾娜特: 放心好了。

蕾娜特: 她是卡莫纳最干渴的石堆里长出来的草, 是不会这么毫无价值地死去的。

米蒂尔: 希望她没事……谢谢你们, 救了我们!

指挥官: 多谢。闯入火海什么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们怎么刚好会来北山?

露契娅: 不是巧合。一个月前, 我们收到了一个任务, 唯一的要求是, 让我们在昨天抵达北山酒店, 并在那里停留一晚。

指挥官: 任务?

露契娅: 嗯, 委托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我们从未在暗区听说过她, 她左侧的头发有一缕挑染。

指挥官: !

指挥官: 然后呢?

露契娅: 我们一直守在外面, 直到傍晚, 一个右眼戴着眼罩的少女找到了我们。

米蒂尔: 白焯戈!

露契娅: 你们认识?

指挥官: 她是我们的朋友。她怎么样了?

露契娅: 看上去还不错。

露契娅: 她和安洁莉娅单独说了些什么就走了, 随后安洁就带我们来救人;没想到推开门, 又是你……

指挥官: ……多谢了。

露契娅: 更多的我们也不知道。

露契娅: 真奇怪, 安洁是一个戒心很高的人, 但对这两人莫名其妙的信任……就像她莫名其妙地想要救你。

指挥官: ……很奇怪吗?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可能, 我也会不遗余力地救她。

露契娅: 你们应该是陌生人吧?

指挥官: 我们从未见过, 却好像早已相识, 早已同生共死过无数次。

指挥官:也许有一种信任可以跨越时间,这就是命运的馈赠。

艾尔文: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

指挥官:大概要先躲一段日子。

指挥官:昨天如果不是你们带着三具尸体来替换了我们,恐怕我们也没这么容易脱身。

指挥官:委托人的背后绝不简单,之后我们恐怕都要换个身份了。

艾尔文:明智的选择。

蕾娜特:好啦,那就在这儿分开吧,我们该去想办法叫醒车上的瞌睡虫了。这辆车也确实不能继续超载了……

安提娅:祝你们好运,有缘再见。

艾尔文:保重。

四名浅发的少女陆续上车,露契娅发动了引擎,从驾驶位探出头来。

露契娅:希望下次再见不会太远。

指挥官:相信我,一定不会。

米蒂尔:再见!注意安全!

卡萝:再见!

四名少女带着昏迷的安洁莉娅开车离去,树林中只剩下了指挥官三人。

清晨的太阳逐渐爬高,渐渐驱散了树林中隔夜的浓雾。

经过了一天两夜的动荡波折,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米蒂尔:坏了!箱子里的那个女孩怎么办?

指挥官:放心,白焯戈一定不会丢下她一个人……

卡萝:那么接下来?……

米蒂尔和卡萝都站在近侧。

米蒂尔再次弄丢了视若珍宝的背包,卡萝身上布满了战斗留下的伤痕……

但三人仍然还在一起,没有被洪流冲散,也没有在黑夜中丢失了自己。

指挥官抬手挡在了眼前，看向天空，一只鹰恰好从日影前飞过。

指挥官：要……一起吗？

深夜，卡莫纳暗区某处不知名的林间营地。

米蒂尔：跟着我。

米蒂尔带着四个不知所措的平民悄然行进，小心避开着营地里黑帮的守卫。

卡萝：不咕！不咕！

左前方树林中传来熟悉的“布谷鸟”叫声，卡萝提示着方位，出声催促。

米蒂尔：这边。

被绑架的平民们被安全送走，与此同时，营地中心的几处帐篷冒出了冲天的火光，指挥官从侧路绕了过来，与两人会合。

米蒂尔：时间配合得刚好。

指挥官：准备好了吗？

指挥官身上还沾着放火留下的脏痕，米蒂尔戴上了挂在腰间的防毒面具，卡萝“咔嚓”拉开了自己的保险栓。

卡萝：现在，是表演时间！

三道身影闯入卡莫纳丛林的夜色里，带着火光与枪响，击碎了暗区沉疴的浓雾。

即便微弱，却也是黑暗中扑不灭的光亮。

-73-D1-Attack

P90：黑帮火力太强，要是有更多的道具支援就好了。

P90：四处搜搜看，希望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73-D1-Begin

艾薇塔: 我这里有个新任务需要交给你。

艾薇塔: 委托人希望可以找个生面孔, 去山谷附近的一个废弃仓库里找一份资料。

艾薇塔: 东西拿到后, 带去弗洛安皮诺的别墅给他。

艾薇塔: 提醒你, 不要暴露身份, 我怀疑这个委托人可能和多斯有关。

-73-D-2

暗区, 山谷西侧平原, 一处无人的仓库。

米蒂尔: 没有积灰、地上重物拖拽的痕迹还很新, 他们没有离开太久。

仓库里已经没有了货物积存, 只留下了一些空荡的货架与纸箱, 无人在意地随意堆放着。

旁边的小隔间里, 炉灶上还放着一个装满水的水壶, 旁边的小桌上, 茶壶里放着干燥的茶叶。

指挥官: 当时他们烧水想要沏茶, 却没等到水烧开。

指挥官: 走得很匆忙嘛。

指挥官: 委托人让我们找的文件据说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 先找出来看看吧。

三人来到地下室, 这里阴暗潮湿, 不大的房间里只摆着简单的桌椅, 墙上有纸制品被撕下来的痕迹。

米蒂尔: 走之前把东西都销毁了, 不留证据, 是在躲着什么人?

卡萝: 这片地盘都是散落的集镇, 没什么大势力看得上这里, 一直以来都无人接手。

卡萝: 所以, 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小帮派, 规模不大, 今天吞并、明天解散的, 情况很乱。说不准这个仓库是谁的, 又在害怕谁。

按照委托人给的密码信息，指挥官打开了藏在墙上挂画后的保险柜。

那是一个被封条封死的牛皮纸档案袋。

指挥官：走吧，拿去交差。

卡萝：不打开看看吗？

卡萝紧紧盯着指挥官手里的档案袋，蠢蠢欲动。

卡萝：在暗区，情报可是很重要的呢。

米蒂尔：可没有好奇心也同样重要吧……

卡萝：等等，你们看这个。这不是硕鼠帮的标志吗？

卡萝从指挥官手里拿过档案袋，翻到背面，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印章——那是两个正在啃食纸钞的老鼠。

卡萝：没想到撞上了你的对家，现在，没理由不拆开看看吧。

指挥官：……

米蒂尔：……好多的文件……硕鼠帮……金矿……多斯……卡文……货船……

米蒂尔：这些都什么意思？

已经回到了上面的仓库，三人找了块干净的空地，一张张翻阅着档案袋里的文件。

面对零零碎碎，种类繁多的纸片，米蒂尔放弃地把手里的合同单放了下去。

卡萝：锁在保险柜里、加了封条，又特意请人来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指挥官还在一张一张翻阅着文件，在各类合同、账单里，找寻着可能的关联。

指挥官：这些文件说明，多斯给硕鼠帮提供庇佑，帮他们完成人口走私。

指挥官：而硕鼠帮则抽80%的利润作为回报，由多斯手下这个叫卡文的进行对接。

米蒂尔：80%？！

米蒂尔：他们要抽80%？！

指挥官：可能因为硕鼠帮还算有一定规模，所以才只抽这么多。

米蒂尔：“才”？！“只”？！

米蒂尔: 虽然赚这种钱不对, 但这也抽成太多了吧.....

米蒂尔不敢置信地抓起脚边的几张合同, 瞪大双眼想从上面找到这一切都是假的证据。

卡萝: 冷静, 那可是安东尼家族。

卡萝: 在暗区, 想做地下生意, 你可以得罪黑金国际, 但不能不和多斯打好招呼。

卡萝: 和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 20%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了。

米蒂尔无力地瘫坐到地上, 手中原本抓着的一张合同滑落到指挥官身前。

指挥官:嗯?

指挥官拿起了那张盖着双方徽章的合同, 不确定地仔细查看。

指挥官: 白焯戈给我们留的东西都是从多斯那边拿的, 有些上面带着安东尼家族的族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指挥官指着合同上的玫瑰印章。

指挥官: 这里是不是少了片叶子?

米蒂尔: 好像.....确实是这样。

卡萝: 哇! 大发现!

卡萝: 有人在冒充安东尼家族, 冒充多斯! 他真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米蒂尔: 所以之前多斯说并不知道货船的事, 竟然是真的?

指挥官把散落一地的文件整理好, 重新放回档案袋里, 又小心地复原了上面的封条。

指挥官: 或许, 只有问问这个急着追回文件的委托人了。

暗区, 弗洛安皮诺地区北部, 一栋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别墅外。

保镖: 只能进去一个。

两个保镖在门口拦住了指挥官三人, 三人对视一眼, 指挥官从怀中掏出了那个档案袋。

指挥官: 我进去。

指挥官抬起双手, 让两个保镖搜身, 两人卸下了指挥官身上的全部武器, 和通讯器一起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保镖: 出来后拿。

指挥官向米蒂尔与卡萝点了点头，走进了别墅。

这是一个装修无比奢华的客厅，考究的真皮沙发、精美的地毯与水晶吊灯……与别墅外朴素寻常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路上指挥官仔细观察着这里的环境与安保情况，直到被引到客厅侧间的一个小书房里。

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正坐在书桌后等他。

委托人：东西带来了？

委托人摆摆手，示意手下们离开。指挥官把档案袋递了过去。

对方没有拆开，而是仔细查验着上面的封条。

委托人：辛苦了，钱在这里。

一个小手提箱从桌子上被推了过来，指挥官没有接。

指挥官：多谢。

指挥官：东西已经带到，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走了。

委托人没有回答，摆了摆手，示意指挥官离开。

指挥官伸手去提桌上的箱子，却在刚刚碰到把手时猛地把箱子砸到委托人的面上，同时快速下蹲，从下方穿过书桌，一脚踹翻了委托人的椅子。

委托人猝不及防，又一时间被遮挡了视线，等反应过来时，原本藏在桌下握着的消音手枪，已经被指挥官夺在了手中。

委托人：救——

看着顶在自己头上的枪口，委托人把呼救憋回了喉咙里。

委托人：你要干什么？

指挥官：老实点，把手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

指挥官：本来你也没打算要我活着出去，不过是一点小小的回敬罢了。

委托人倒在地上，双手抱头，肥胖的身躯难受地缩在那里，不敢轻易动弹。

委托人：别杀我！我可以给你钱，我有钱，别墅里你看到的東西，都可以拿走……

指挥官：你和硕鼠帮的生意是怎么回事，卡文？

卡文: 你怎么知道.....你看了这些文件!

卡文: 既然你已经看过了, 那就该知道我是安东尼家的人, 是多斯的人! 敢动我.....哼哼, 想想你有几条命。

卡文: 何况.....

卡文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眼睛瞟向了指挥官的身后, 指挥官感到了一股冷冷的杀意.....

白焯戈: 在等我吗?

-73-D2-Begin

P90: 暂时没有什么发现, 继续前进, 希望可以找到新的线索。

-73-D2-Win

P90: 大家辛苦了! 我这里有能量棒~

-73-D3-Attack

P90: 敌人的武装更强了, 没办法, 只能正面冲突了。

-73-D3-Begin

P90: 奇怪, 怎么知道得越多越是想不明白?

P90: 唔.....算了不想了! 还是把眼前的事做好。

-73-D-4

处处透露着奇怪的别墅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身影。

指挥官没有动，枪口依然顶在卡文的额头上，把自己的背暴露给了身后的白焯戈。

卡文：白焯戈，杀了他！

指挥官：信不信我的子弹比她的快？

卡文：哈哈……你的目的不是杀我，否则你早就开枪了。

卡文：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硕鼠帮的生意感兴趣？反正现在僵持住了，不如……聊聊？

虽然还狼狈地躺在地上，但卡文胖得看不见的眼睛里露出了贪婪的光。

指挥官：……你还真是，令人作呕。

指挥官提起压制住卡文的膝盖，退后一步，站了起来。

卡文用手撑在地上，艰难地爬起了身，打理着被弄皱的西装下摆。

卡文：哈哈哈哈哈……我就说嘛，谁会和我过不去？暗区里的，都是生意——

卡文的话停住了。

随着指挥官的起身，两个人拉开了距离，卡文震惊地发现，原来白焯戈枪口瞄准的不是指挥官，而是自己。

卡文：白焯戈！你是疯了吗！

白焯戈没有回应，甚至表情都没有变化一分。

指挥官：我劝你还是小声点，引来了外面的保镖，先死的可是你自己。

卡文原本已经涨红的脸肉眼可见地快速变白，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伸手想去擦头上的冷汗。

白焯戈：别动。

卡文的手尴尬地举在了半空。

卡文：……大家都是多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焯戈：奉命行事，清理叛徒。

卡文：叛徒？……我？

卡文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白焯戈没说话，指着卡文的枪口像是点头一样上下点了两下，算是回应。

卡文：我跟着安东尼家族多少年了？多斯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是安东尼家的人了！现在，你一个刚来两个月的新面孔说我是叛徒？！

指挥官：恐怕她没说错吧。

指挥官抓起被遗忘在桌上的档案袋，随手撕开封条，把里面的文件抖落一地。

指挥官：你冒用安东尼家族的名头，背着多斯，和硕鼠帮签订协议……最后钱都落到了你的口袋里，这种事你只怕不止做了这一件吧？

卡文的嘴唇抖得更厉害了，胸口绷得有些紧的西装衬衫可以看出他在喘着粗气。

卡文：你在说什么……

卡文：我对多斯忠心耿耿，这些事都是他交给我去做的……

卡文的声音越来越小，不过此时的他也已经无人在意。

指挥官：多斯派你来杀他的？

白焯戈：嗯，你呢？

指挥官：目的一致。

白焯戈：这么久了，外面都没动静，已经清理干净了？

指挥官：嗯，米蒂尔和卡萝也来了。

白焯戈：那现在没什么要等的了——

卡文：等等！

白焯戈正要开枪，却被卡文喊住了。

白焯戈：再给你一句话。

卡文：我有你是间谍的证据！

-73-D4-Attack

P90: 小心, 这些不是普通的黑帮。

-73-D4-Begin

P90: 委托人竟然做了这么多恶事?! 虽然.....但是.....呃.....

P90: 不行! 我还是不能接受帮这样的坏人做事。不如.....做掉委托人!

-73-D4-Win

P90: 总算解决了! 打扫战场, 不要被多斯发现我们来过。

P90: 这样的结果, 也算是给无辜的人们报仇了吧.....

-73-D-6

别墅里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虽然卡文依然被指挥官和白焯戈的两支枪口指着, 但此时他已经放松下来, 笑着拉出了一把椅子坐下。

卡文: 别忘了, 当初是我把你引荐给多斯的。

两个月前，山谷西部某无名小镇。

卡文：这个月的账收齐了吗？

卡文带着几个得力的下属，像往常一样，去找庇护的小帮派收保护费。

保镖：都在这儿了……

卡文：犹犹豫豫想说什么？

保镖：这边的黑帮说，最近来了个棘手的家伙，希望我们帮忙做掉。

卡文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斜着看了那个保镖一眼。

卡文：能让你帮忙带话，收了多少？

保镖：都在这里了。

保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戒指，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卡文。

卡文：这些年跟着我，学了不少嘛。

保镖：……

卡文：哼！

卡文：收人钱财总要稍微给他们点甜头……那人什么来路？

保镖：不知道。

卡文：不知道？！

保镖：据说对方是个十几岁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镇上，因为一些小事双方起了冲突，没想到对方是个惹不起的……

卡文：哦？有意思。

卡文：派人去查，先不要招惹。

卡文：你就是他们口中的白焯戈？

白焯戈：有事？

卡文：放心，我没有恶意。此次来是想诚挚地邀请你，加入安东尼家族。

白焯戈：安东尼？你是多斯？

卡文: 哈哈, 不, 但我是多斯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你可以叫我卡文。

白烨戈打量着眼前这个肥硕的中年男人, 确实与传闻中多斯的形象不甚相符。

保镖: 老大, 之前答应黑帮那边的——

“呼——”

卡文抽枪击毙了身旁小声提醒的保镖。

卡文: 一点见面礼。

白烨戈勾起嘴角, 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白烨戈: 合作愉快。

半个月后。

卡文: 老大, 就是这里。

卡文躬着身在前面带路。身后, 多斯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 身边围着四个面无表情的保镖。

卡文: 欸, 这边有个台阶, 您注意脚下。

对谄媚的卡文毫无回应, 多斯信步走下台阶, 在路的正中间站定。

多斯: 清理干净了么?

卡文: 差……差不多了。

卡文: 这群该死的土匪竟然惹到了安东尼家, 真是瞎了眼!

多斯: 嗯?

卡文: 带头那个叫吉姆的跑了, 正在追……

多斯: 如果这里要死一个人, 我希望是吉姆而不是你。明白吗?

卡文: 是, 是……

卡文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原本便躬着的腰弯得更低了。

一个卸了武器的手下从远处跑了过来, 小声对多斯旁边的保镖说了些什么。

保镖: 老大, 吉姆抓住了。

多斯: 走吧, 去看看。

多斯：人是你抓回来的？

屋子正中的地板上，一个中年男子被绑住了手脚。在他的身后，白焯戈正把枪交给多斯身旁的保镖。

白焯戈：是我。

多斯没有看白焯戈，拿着文明棍抬起了吉姆的下巴，仔细地左右看了看。随后——

吉姆：唔！

吉姆被多斯一棍打在了下巴上，倒在地上从口中吐出了几颗沾着血的牙齿。

多斯把手里弄脏了的文明棍丢给了一旁的保镖，整了整自己印着玫瑰族徽的手套。

多斯：以后跟着我。

卡文：老大……

卡文只开了头的话被自己憋了回去。

白焯戈：听说你身边除了那几个保镖，不允许别人带枪。毫无信任，我为什么要做你的手下？

卡文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一小步。

多斯：哈？哈哈……

多斯笑着鼓掌，隔着墨镜，没人看得到他的眼神里带的是笑意还是杀意。

多斯：用人还是要你情我愿。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多斯带人转身离开，其中一个保镖熟练地落在后面，似乎对眼前的情况十分熟悉。

“砰”，是重物落地的声音。

已经走到门口的多斯回头，看到的是倒在地上的吉姆的尸体。

旁边，是刚刚扭断吉姆脖子的白焯戈。

白焯戈：杀人不一定需要用枪。

白焯戈：我加入。

卡文：哈哈，你可知道，如果当时你没有答应多斯，死的就是你了。

不知想到了什么，或许是白焯戈被多斯保镖击毙的样子，卡文忍不住在椅子上得意地大笑起来。

但随后，他意识到眼前的情况，笑容变成了咬牙切齿，扭曲的表情让他看上去更加地可憎。

卡文：怕你惹出麻烦牵连到我，你调到多斯身边后，我派人死死盯着你，终于让我发现了不对劲……

卡文：多斯派出来跟你一起劫船的人，都是被你干掉的吧？

卡文：如果你杀了我——

“呼——”

卡文倒在了地上，血从脑后缓缓地流了出来，额头正中有一个弹孔，眼里还停留着死前的得意。

指挥官：……

白焯戈：废话说得太多了。

指挥官：万一他真的暴露了你……

白焯戈：已经暴露了。

指挥官：！

指挥官一脸震惊地看着白焯戈，对方却毫不在意地用旁边的窗帘擦了擦自己的枪口，把枪收了起来。

白焯戈：有什么可意外的？

白焯戈：多斯一个没有军方背景的本地帮派，在暗区里没人敢轻易招惹，难道是好骗的吗？

指挥官：……或许我只是对你的能力太过信任了。

白焯戈：……

指挥官：何况卡文这样的人都能在他的手底下作假。

白焯戈看上去有点无奈，但也没有反驳。把一个磁带摔到了指挥官的怀里。

指挥官：这是什么？

白焯戈：自己听听吧。

白焯戈摆了摆手，踢开地上碍事的卡文，就要离开。

指挥官：你要去哪？

白焯戈：以后你或许会知道。

白焯戈已经走到了门口，却突然回过了头。

白焯戈：对了。

指挥官：嗯？

白焯戈：帮我和米蒂尔、卡萝打个招呼。

指挥官笑了笑，看着这个自己总觉得莫名熟悉的身影再一次消失。

指挥官：留着自己去和她们说吧。

“刺啦——刺啦——”

磁带的声音并不清晰，还有汽车引擎的声音，似乎是偷录的。

渐渐地，一个熟悉的人声传了出来。

多斯：**让白焯戈去卡文那里，那只老鼠已经偷吃得够多了。**

多斯：**你说白焯戈？她不会回来，我知道她做的那些事。**

多斯：**对方丢出了诱饵，如果不去咬，就会惹人怀疑。**

多斯：**但如果你咬了真的那个……呵，还是把它留给别人吧。**

-73-E1-Attack

卡萝：新的任务？太棒了！先熟悉下这里的情况。

卡萝：准备，发射！

-73-E1-Begin

艾薇塔: 我这里有个新任务需要交给你。

艾薇塔: 劳伦斯医生是我的同事, 之前被借调去红树谷医疗营地支援工作。

艾薇塔: 上周, 他的借调结束, 本应回到医院, 然而他却在出发的前夜意外身故。

艾薇塔: 我怀疑他的死有蹊跷, 希望你可以帮我调查。

-73-E1-Win

卡萝: 干得漂亮! 先回整备调整下队伍和背包吧。

-73-E-2

医生: 奇怪, 按理说他不该昏迷不醒。你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女孩: 就在医疗点东边不远, 我和妹妹发现他倒在路边。

医生: 没有什么严重的伤, 不应该啊.....简直.....

医生: 简直像是装的.....

女孩: 看, 他的手好像动了。

这是一个简陋的医疗所, 天花板上部分墙皮已经脱落, 一旁的铁架子上一个葡萄糖袋子正在输液。

指挥官: 这是哪?

医生: 这里是红树谷医疗营地, 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医生拨开了躺在床上的指挥官的眼皮, 用手电筒打光照射, 看了看。

医生: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 你还记得自己是谁, 是怎么昏迷的吗?

指挥官: 我是个特遣队员, 之前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被人从后面袭击了……之后就都不知道了。

指挥官: **再不醒就怕要露馅了。**

医生: 可能是伤到了头, 在这儿观察一段时间吧。

医生: 苏珊, 好好照顾他, 有异常喊我;我先去看看别的病人。

医生离开了, 病床前只剩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正在熟练地检查着指挥官的吊瓶。

苏珊: 这瓶葡萄糖还有一个半个小时才会输完, 累的话可以休息一下, 一会儿我会来喊你。

指挥官: 不, 不用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睡得够久了。是你把我带回来的吗?

苏珊: 是的, 当时你昏迷在路边, 我和妹妹苔丝发现了你。

指挥官: 谢谢你。

眼前女孩的衣服上打着不少补丁, 看上去虽然破旧但很干净, 衣领有着反复揉洗留下的毛边。

指挥官: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我对这个医疗点一无所知。

指挥官: 谢谢你, 我对这里的情况大概了解了。

指挥官: 对了, 你刚刚说, 医疗点里有从城里大医院借调过来的医生, 能不能请他来帮我看看。不知道昏迷的原因, 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苏珊: 这……你是在说劳伦斯医生……实际上他前些日子出了点意外, 新的医生还没有来。

指挥官: 意外?

苏珊: 嗯, 上周, 他晚上醉酒后不幸跌入了池塘, 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指挥官: 啊, 真是令人惋惜, 没想到竟然出了意外……劳伦斯医生一定很受大家爱戴吧, 放弃城里的生活来支援这里。

苏珊: 是的, 这些年劳伦斯医生帮了我们很多。

指挥官: 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这个医疗点是他建的吗?

苏珊: 当然不是, 是艾薇塔医生。

指挥官: 艾薇塔?

苏珊: 对, 是艾薇塔医生建了这个医疗点, 也是她救了我 and 妹妹, 把我们安置在这里。

提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苏珊的语速略微变快，显然有些激动。

苏珊：我和妹妹都是孤儿，快要饿死的时候被艾薇塔医生救到了这里，平常帮大家做些杂活儿……

苏珊：啊，差点忘了！

苏珊从一旁桌子上取过一摞凌乱的文件抱在怀里，急匆匆地朝门口小步跑去。

苏珊：我还有事，你好好休息，换药前我再回来。

指挥官：等下！

指挥官指着地上落下的一个红色信封，上面沾着黑褐色的污渍。

指挥官：你落下了这个。

苏珊：啊！谢谢你！

苏珊：我先走啦，有事就喊人叫我。

苏珊捡起了地上掉落的红色信封，随手插进了那摞凌乱的文件里，离开了病房。

指挥官：艾薇塔？不会这么巧吧……

转天。

医生：散步不要太久，别逞强，不舒服的话赶紧回来。

指挥官：知道了，多谢。

身后传来医生不放心的呼喊，指挥官离开了病房，来到了医疗点外。

以医疗点为中心，周围建了不少帐篷，作为工作人员的住所。

除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亲属，这里还聚集了不少像苏珊那样无家可归的人，渐渐地发展成了一个简陋的聚居地。

指挥官：您好，向您打听一下，池塘怎么走？

妇人：池塘？

指挥官拦下一个身旁的妇人，她手里的托盘上整齐码放着不少医疗药剂，正往医疗点走去。

妇人：北面确实是有一个池塘……但没什么事还是不要去的好，最近，那边淹死了人！

指挥官：淹死了人？

妇人: 你刚来这边吧, 上周清早, 有人发现医疗点的劳伦斯淹死在了池塘里。

指挥官: 那可真是令人惋惜。

妇人: 惋惜?

妇人挑起一边的眉毛, 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 压低了声音凑近。

妇人: 要我说, 死得好。

妇人: 劳伦斯看上去是个充满善心的好医生, 实际上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指挥官: 啊? 他都做了什么?

指挥官想要继续套话, 妇人却摇摇头拉开了距离, 端着托盘准备离开。

妇人: 他们都不相信, 没有人相信。

妇人: 从北面的出口出去, 看到一棵被雷劈断的松树后右转, 如果你非要去池塘的话。

这是一个不大的池塘, 树林环绕, 附近看不到其他人影。

“噗通”。指挥官丢了一块石头进去, 测试水深。

指挥官: 岸边的水深不足以淹死一个成年人, 虽然醉酒后意识不清也是一种可能.....

指挥官又看了看医疗点的方向。

指挥官: 劳伦斯当晚喝酒后一个人回家.....如果一路上打听来的消息没错, 他根本不会经过这个池塘.....

身后树林中传来了踩踏枯枝的声音, 有人!

指挥官: 谁!

偷窥的中年男子被抓了个现行, 不得已从藏身的树后走了出来。

男子: 喂! 干什么呢? 看你半天了, 鬼鬼祟祟的。

指挥官:

男子随手捡起一根枯树枝, 当做武器握在手里, 朝指挥官扬了扬, 放大了嗓门吼叫。

指挥官没有应声, 直接迎了上去; 男子见状愣了一下, 随后拿手中的棍子劈向指挥官的头。

男子: 啊! ——

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男子只觉自己的右臂一酸，下意识地松开了木棍，随后天旋地转，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剪住双臂按在了地上。

男子：痛痛痛痛痛！轻、轻点……

指挥官：老实点儿，跟我后面干什么呢。

男子：你先松开……松开点儿……我，我就是看你到处打听劳伦斯的事儿，又跑到池塘来，偷偷摸摸的……

男子：哎哎哎！痛！我说，我说……你是来调查劳伦斯的死因的吧？我有线索！

男子：劳伦斯是被人害死的！

指挥官：是谁？

男子：艾薇塔！是艾薇塔！

已经松开了鬼祟的中年男子，湖边，两个人相对而坐。

指挥官：艾薇塔？哪个艾薇塔？

男子：一个医生，这个医疗点就是她建的，人、设备、钱……都是她想办法搞来的。

男子：不过她自己很少过来，这边的事都是劳伦斯在打理，看病……以及采购。

指挥官：采购？

男子：对！兄弟你也知道，哪个采购不从中间稍微捞一点儿？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吧？

指挥官把玩着刚刚男子当做武器的木棍，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掌心，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男子：咳咳，总之，前不久艾薇塔过来这边，知道了这件事，两个人起了冲突。

男子：之后不久，劳伦斯就说要回马尔洛斯，然后淹死在了这儿。

男子：淹死？！笑死人了，这么浅的水怎么可能会淹死？

男子：所以我肯定，他是被人杀死的，而这里唯一和他有仇的就是艾薇塔。

指挥官：可你怎么确定，你看见了？

男子：那倒没有……

男子：可除了那个女人，还有谁会这么做？大家都对劳伦斯的事心照不宣，毕竟没必要断了别人财路。

男子: 但是艾薇塔不是, 劳伦斯贪掉的是她的钱! 听说她最近正想着再给这里捐一批器械。

男子: 你去医疗点里问问, 两周前艾薇塔过来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吵得把桌子都掀了? 那动静, 不少人都听见了。

指挥官: 这事我自然会去求证。但刚刚说的那些, 你是怎么知道的?

男子: 这, 这.....

指挥官把手中的棍子猛地戳到了地上, 河岸边土质松软, 棍子直接没进去了半米深。

男子: 我说我说, 你别动手。

男子: 劳伦斯从采购里捞油水, 总要有个帮手, 我就.....嘿嘿, 帮了点小忙。

男子: 但是我只是赚了个辛苦钱, 大头都在劳伦斯那儿。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 您看.....

指挥官: 走吧, 管好自己的嘴。

男子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躬身给指挥官陪着笑脸, 连挨打时落在旁边的鞋都顾不上捡, 转身往回跑去。

指挥官: 艾薇塔.....两周前吗?

-73-E2-Attack

卡萝: 这么多的强盗.....难道他们身后还有别的支持?

卡萝: 不管了, 先解决眼前的这些!

-73-E3-Attack

卡萝: 没想到还有黑帮在背后支持, 难怪这么嚣张。

卡萝: 不过, 遇到卡萝就乖乖投降吧!

-73-E3-Begin

卡萝: 可恶! 他们竟然抢走了这么多医疗物资, 这些都是救命的家伙。

卡萝: 一定要把东西带回去!

-73-E3-Win

卡萝: 圆满完成任务! 不愧是我!

卡萝: 不仅追回了被抢的物资, 甚至还有更多收获, 米蒂尔要开心坏了!

卡萝: 赶紧带回医疗营地, 把东西分享给大家。

-73-E-4

苏珊: 真是的, 怎么还没回来。

已经到了傍晚, 指挥官回到了病房, 在门口看见苏珊正对着空荡荡的病床生气。

指挥官: 咳咳.....

苏珊: 你去了哪了? 你现在一个人外出很危险, 万一又昏倒在哪个路边了呢?

指挥官: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好多了.....不, 我保证留在这里好好完成3天的观察。

见苏珊的腰又叉了起来，指挥官连忙改口。

指挥官：对了，你说你和妹妹是艾薇塔救过来的，那她会来看你们吗？

苏珊：当然！……不过艾薇塔医生很忙，经常几个月才会来一次，上次还是两周前……

指挥官：两周？那真是很久了……

苏珊：才不是呢！艾薇塔医生有很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她不来看我们的时候，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帮助其他人。

苏珊：所以，我和妹妹才不会在意这个。何况每一次，她都会带礼物给我们。

苏珊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本小册子，绿色的封皮上印着“家庭医护指南”的标题。

苏珊：看，这是上次她带给我的，还有妹妹的识字书。

指挥官：《家庭医护指南》？你也要当医生吗？

苏珊：当然！我想变成和艾薇塔医生一样的人。

苏珊：你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这是一个破败的仓库，墙上的玻璃早已碎裂，呼呼地漏着寒风。

角落堆着几个脏兮兮的硬纸箱；两个女孩正蹲在那里，把纸箱撕成小块。

苏珊：暖和点了吗？把纸箱放到衣服里塞好，可以挡风。

苔丝：姐姐，我肚子饿。

苏珊：一会儿我们把火升起来，早点睡吧，睡醒就到明天了，明天就可以吃东西了……

苏珊把身后的干面包藏了藏，帮妹妹整理着床铺——那是另一堆纸箱，上面铺着粗糙的麻袋。

苔丝：可是我们还有面包……

苏珊：苔丝，那是明天的份额。

苏珊：外面太冷了，路上看不到几个人，我们要省着点……

用生了冻疮的手摸了摸妹妹的头，苏珊准备去把火升起来，就在这时，门开了。

艾薇塔：我的车坏了，请问我可以住在这里一晚吗？

苏珊：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

艾薇塔: 当然, 很快这里会变成一个医疗点, 到时候会有更多人过来。

苏珊: 医疗点?

左右两边各牵着一个小女孩, 艾薇塔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医疗点。

帐篷和集装箱房正在搭建中, 几个工人正从货车上卸下满载的医疗和生活用品。

医生: 艾薇塔医生, 您来了。这边进展不错, 已经有部分诊疗室搭建起来可以使用了。

医生: 人员也已经陆续就位, 估计用不了一周, 就可以开始接收附近的病患。

艾薇塔: 辛苦大家了, 诊疗室在哪儿?

把镊子消了毒, 艾薇塔小心地拉过苏珊的手, 冻疮已经和旧手套破烂的布料长在了一起。

艾薇塔: 别怕。

苏珊: 嗯, 我不怕。

嘴上如此说着, 但看到尖头的镊子靠近时, 苏珊垂在一侧的左手还是用力掐住了自己的腿, 希望可以转移注意力。

苔丝: 姐姐!

一旁年纪小的妹妹已经带上了哭腔。

艾薇塔像是想到了什么, 把镊子放了回去, 从还没收拾好的箱子中翻出了一袋5%的葡萄糖注射液。

小心地破开一个口子, 又把一根软管剪短插了进去, 艾薇塔把这袋“糖水饮料”递给了苏珊。

艾薇塔: 喝吧。

艾薇塔: 我没有糖, 但我有这个。

医生: 苏珊、苔丝, 过来一个多月了, 还习惯吗?

苏珊: 习惯的, 谢谢您的照顾。

医生: 哈, 毕竟艾薇塔把你们交给了我, 总要尽心尽力。

苏珊: 艾薇塔医生什么时候回来?

医生: 快了吧, 她说这两天会带一个医院里的同事过来, 好像叫劳伦斯, 以后这里就是他负责了。

苔丝: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就见不到她了?

医生: 这个嘛, 我也说不准。

艾薇塔: 你们在聊什么?

苔丝: 艾薇塔姐姐!

见艾薇塔从吉普车上下来, 苔丝冲过去抱住了她的腿。

苏珊: 苔丝, 要有礼貌。艾薇塔医生, 您好。

艾薇塔: 劳伦斯医生已经在诊疗室了, 麻烦您过去一趟。

医生: 好。

艾薇塔蹲下身来, 平视着还没有她腿高的小苔丝, 给她理了理头发, 又把苏珊拉到了近前,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亮晶晶的东西。

艾薇塔: 看, 这是什么?

苔丝: 不知道, 没见过……

艾薇塔递出的手缓慢地攥成了拳头, 一颗玻璃纸包装的粉红色糖果滑了下去, 落到地上, 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炫目的光。

苔丝: 姐姐……

艾薇塔: 啊, 这个是糖果, 甜的。把外面的纸剥开就可以吃了……我这次带了很多。

艾薇塔从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糖, 塞到两个小女孩手里。

“滴——”

身后的吉普车响起了催促的鸣笛, 艾薇塔站了起来。

艾薇塔: 在这边好好的, 听大人的话。

苔丝: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们啊?

苏珊: 苔丝!

苏珊拦住了妹妹, 把她从艾薇塔的腿上扒了下来; 年幼的苔丝发出不满的嘟囔。

艾薇塔: 我也不知道, 可能几周, 可能几个月, 也可能不会再回来。

“滴——”, 吉普车再次鸣笛催促, 隔着黑色的车窗, 看不清里面是谁。

艾薇塔: 不要等我。

艾薇塔走到了副驾，打开了车门，正要坐进去。

苏珊：艾薇塔医生！

艾薇塔：嗯？

苏珊：我想当医生，当和你一样的医生！

不远处，苏珊大声地喊着；艾薇塔依旧紧绷着脸，但眼睛里露出了一丝笑意。

艾薇塔：好，我知道了。

吉普车带着艾薇塔离开了。

在车门关上前，苏珊看到驾驶座上是一个蒙着脸的男人，一身迷彩衣服，带着头盔，露出的右手，遍布着烧伤留下的疤痕。

就像她之前见过许多的，暗区里那些冷着脸不说话，行色匆匆的人一样。

苏珊：总之，我已经申请了去马尔洛斯的一家医院当见习生，如果顺利的话，以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医生了。

苔丝：姐姐！

一个比苏珊还要矮一头的金发小女孩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针脚粗糙的娃娃。

苔丝：医生叔叔让我过来问你，昨天的那些文件处理好了吗？

苏珊：告诉他，都办好了。

指挥官：这是你的妹妹吧？

苔丝：您好，我叫苔丝。

指挥官：你以后也想做医生吗？

苔丝：我还没想好，不过我想和姐姐在一起。如果她要做医生的话，那我也一起好了。

苏珊：好了，快去吧。

苔丝抱着娃娃，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苏珊留在指挥官的病床旁边，翻着他这两天的医疗记录。

苏珊：除了打些葡萄糖，也没什么别的治疗手段。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晕过去的吗？

指挥官：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再躺在这里了。

苏珊: 不行!

苏珊: 唉, 要是劳伦斯医生还在就好了, 他一定可以看出来你是怎么回事。

指挥官: 说到劳伦斯医生, 我听说他和艾薇塔医生的关系不太好?

苏珊: 你怎么知道的!?

苏珊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随后捂住了嘴巴,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指挥官: 看来是真的? 他们不是同事吗, 为什么会有矛盾?

苏珊: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毕竟他们应该没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指挥官: 听说两周前他们吵了一架?

苏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好吧, 确实是这样。

苏珊: 那天我去给劳伦斯医生的住处送东西, 在门口听到里面有两个人在吵架。

苏珊: 听声音, 确实像是艾薇塔医生。

指挥官: 你没有见到她吗?

苏珊: 没有, 我没进去。

苏珊: 艾薇塔医生上次过来, 没有提前通知这里, 之后又匆匆走了, 我没有见到她。还是听其他见到她的人说的她来过这儿。

指挥官: 那他们为什么吵架, 你知道吗? 该不会是男女朋友闹矛盾吧?

苏珊: **才不是呢!**

苏珊生气地拍了一下指挥官的床, 嘴巴又一次嘟了起来。

苏珊: 我听他们说什么“文件”、“证据”什么的, 反正才不是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

指挥官: 好吧, 是我说错话了, 我道歉。

苏珊: 哼! 你老实躺着吧, 还有这么多病人等着我去照顾, 我晚点再来看你!

苏珊端起旁边装着护理用品的托盘, 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差点撞到推门进来巡房的医生。

医生: 这是怎么了?

指挥官: 没什么, 可能是太忙了吧。

指挥官: 对了, 劳伦斯医生的住处怎么走?

-73-E-6

入夜, 指挥官悄悄潜入劳伦斯的住所。

出于尊重, 劳伦斯死后, 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等待医院派人来整理亡者的遗物。

指挥官: 有一点乱啊.....

指挥官在堆满了文件、杂物的房间里小心地穿行, 寻找可能有用的线索。

指挥官: 病例.....

指挥官: 医学书.....

指挥官: 采购单?呵, 确实没少贪.....等等, 不对.....

手里拿着一叠采购单, 指挥官快速翻看着上面的数额明细。

指挥官: 340万、570万、215万.....虽然被黑掉了不少, 可为什么艾薇塔会有这么多的资金投到这里。

指挥官: 做委托人这么赚钱?

回想起上次和艾薇塔在马尔洛斯的见面, 指挥官突然觉得或许自己当时可以再杀杀价。

指挥官: 好吧, 这或许是不该碰的秘密了。

指挥官把采购单放回了桌上, 掀开了旁边扣放的相框。

指挥官: 是她?

“啪”。卧室的方向传来一声隐秘的轻响。

指挥官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而是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把桌面恢复了原样, 继续搜索着房间里的抽屉, 渐渐靠近了卧室。

就在一只脚踏入房门的时候，指挥官感到脑后一阵疾风袭来——有人偷袭！

指挥官早有准备地侧身闪避，对方的武器挥空，随后被指挥官的横踢扫倒在地。

妇人：唔！

是白天指路的妇人。

妇人挣扎着想要起身，指挥官眼疾手快，踢掉了妇人手里的刀；然后拿出一截病房里带出来的输液软管，把妇人的手缠了起来。

妇人：你是什么人？

指挥官：劳伦斯医生是你杀的吧。

妇人：你怎么知道？

指挥官：我蒙的。

指挥官：你不用问这么多，我不是来给他报仇的。

指挥官：办公桌上，放着你们两个的亲密合影。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妇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指挥官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巧的录音机，录音机里磁带正在缓缓转动。

指挥官：我已经录了下来，刚刚你亲口承认自己杀了人。

妇人：……卑鄙！

指挥官：我总要有点自证的手段。

妇人：你先把录音关上。

指挥官：……可以。

见指挥官关上了录音机，妇人叹了口气，放松了身体向后瘫倒，倚靠在门框上。

妇人：没错，我是劳伦斯的情人。

指挥官：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妇人：我想你已经知道劳伦斯从采购里捞油水的事了吧？

见指挥官点头肯定，妇人抬起了自己被绑在一起的双手，左手中指上明晃晃戴着一枚金戒指。

妇人：本来跟着他，我的日子也算过得不错。但是两周前，他突然说要离开医疗点；我想跟他一起走，却被拒绝了。

妇人：他走了，以后钱从哪儿来？

指挥官：又是两周前。

指挥官：所以你就杀了他？

妇人：本来没有这个打算。

妇人：他突然说要走，我觉得奇怪，毕竟你知道的，留在这里他赚得不少。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这里的财路。

妇人：所以我假装送别，把他灌醉了套话。

指挥官：他说了什么？

妇人：他得到了一份机密文件，以此为要挟，让人把他送出卡莫纳。

指挥官：文件？什么文件？

妇人：不知道，好像和一个人的身份有关。他醉得太厉害，说话糊里糊涂，一直在说些“假的”、“伪装”、“特工”什么的。

妇人：当时我和他正好走在了池塘边，我又问了几次他是否愿意带着我一起走，结果他竟然咒骂我！

妇人：我一时气不过，就……就……都是他活该！

指挥官：这份文件现在在哪？

妇人：不知道，我今天就是来找它的。不知为什么这里被翻得好乱，我没找到。

指挥官：这份文件长什么样子？

妇人：一个红色的信封，上面被他不小心撒上了红酒的酒渍。

苏珊：我还有事，你好好休息，换药前我再回来。

指挥官：等下！

指挥官指着地上落下的一个红色信封，上面沾着黑褐色的污渍。

指挥官：你落下了这个。

苏珊：啊！谢谢你！我先走啦，有事就喊人叫我。

苏珊捡起了地上掉落的红色信封，随手插进了那摞凌乱的文件里，离开了病房。

指挥官：走吧，今天你没有见过我。

指挥官解开了缠在妇人手上的软管，妇人爬了起来，跌撞着准备离开。

指挥官：还有，忘记信封的事，这是为你的命着想。

指挥官悄悄推开了门，夜晚的病房里没有开灯，漆黑一片。

指挥官摸到了自己的病床旁，却看到床上有一个黑影。

苏珊：你又偷偷溜出去！

指挥官：！

苏珊正坐在指挥官的病床上，两条腿垂在外面荡来荡去。

指挥官：嘘……小声点，我们出去说。

担心吵醒病房里的其他人，指挥官与苏珊来到了医疗点外。

指挥官：打个商量，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没事了，不如把病房腾出来给别人。

苏珊：我就是来和你说这件事的，医生说，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指挥官：好极了。

指挥官：对了，昨天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你抱着一摞文件，那些是什么？

苏珊：是从档案室里清理出来的废旧文件，已经拿去销毁了。

指挥官：销毁了？

苏珊：嗯，大多是一些多余的病例备份。

指挥官：我记得，当时你还落下了一个红色的信封？

苏珊：为什么要问这个？

指挥官的问题引起了苏珊的警觉，女孩仰头直勾勾看着指挥官，眼里充满着不解。

指挥官：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信封可能是我掉的。

苏珊：啊？可是我已经把它烧掉了。

指挥官: 你打开看过吗? 里面是什么?

苏珊: 我没打开……你丢了的是什么, 重要么? 不会被我烧了吧……

指挥官: 没事, 不那么重要, 只是一个朋友的来信。

苏珊: 天啊, 真对不起, 我当时应该打开确认一下的。

苏珊懊恼地跺着脚, 指挥官只得安慰地摸了摸她的头。

指挥官: 不是你的错, 当时我刚清醒, 脑子里还不清楚, 一时间把这封信给忘了。

苏珊: 不要摸我的头了, 我已经是大人了。

指挥官: 哦?

苏珊: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 我申请了去马尔洛斯的医院里见习?

苏珊: 我刚刚收到消息, 我的申请已经通过了! 而且, 他们还允许我把妹妹一起带过去。

指挥官: 恭喜你, 愿望成真!

苏珊: 谢谢, 一想到下个月就要出发, 我就忍不住兴奋。

苏珊: 我终于有机会变成想要成为的样子了。就是不知道在那边的医院里, 有没有机会见到艾薇塔医生……

指挥官: ……

指挥官: 会见到的。

苏珊: 嗯! 会见到的, 我还给她准备了礼物!

苏珊从口袋里掏出一串亮闪闪的透明珠子, 五颜六色的, 看上去十分喜人。

苏珊: 像不像糖果?

指挥官: ……有点儿。

苏珊: 我自己穿的, 这些珠子我攒了好久, 才终于凑够一串好看的……

灯光下, 女孩兴奋地向指挥官展示着自己的成果, 介绍着每一颗珠子的来历, 没有注意到眼前的男人已经沉默了很久。

苏珊: ……总之, 我一定会亲手把它送给艾薇塔医生。

苏珊: 已经好晚了, 不打扰你休息了, 明天我再来看你。

苏珊小心地把珠串收了起来，用棉布的小袋子装好放回口袋；与指挥官告别，朝小路的尽头跑去。

指挥官：喂！

苏珊：嗯？

苏珊停了下来，回过头，因为电路不稳而闪烁的路灯在她脸上投下了明灭不定的阴影。

指挥官：不要和别人提起那封信，我觉得……我觉得自己竟然搞错了，有点丢人。

苏珊：哈哈哈哈……好的，没问题。

指挥官：艾薇塔也不可以！

苏珊摆摆手表示知道了，指挥官看着她跑向了夜色里，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夜晚的池塘比白天更加清静，指挥官来到了一处空地，确保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藏人的可能。

指挥官：喂？

艾薇塔：**怎么样？**

指挥官：都查清楚了，劳伦斯医生确实死于他杀。

指挥官：他一直在这里利用采购的权限谋取私利，他的情妇也跟着拿了不少钱。

指挥官：前不久，劳伦斯要离开这儿却不打算带上她，这个情妇出于怨恨，趁着劳伦斯酒醉把他推下了池塘。

艾薇塔：**还有什么别的吗？**

指挥官：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的任务是调查劳伦斯的死因。除此之外，我没有多管。

艾薇塔：**劳伦斯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指挥官：据我所知，他的全部遗物都还保留在家里，等你们派人来整理。

艾薇塔：**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指挥官：其他的？

艾薇塔：**没什么。**

艾薇塔：**这次你办得很好，我会给你约定的报酬。**

指挥官：多谢。

艾薇塔: 还有一个消息, 我听说前不久有强盗洗劫了医疗点, 抢走了不少东西。

艾薇塔: 我把他们据点的信息发给你, 希望明天你可以帮我去“关照”一下。

指挥官: 没问题, 我的荣幸。

转天。

指挥官: 躺了两天, 总算活动了筋骨。

指挥官拎着从据点里带回的战利品, 回到了镇上。

指挥官: 有了这些, 应该可以报答大家这两天的照顾了吧。

路人: 快点, 火越来越大了!

有人提着水桶急匆匆从指挥官身旁跑过。

指挥官: !

指挥官没有多问, 跟着男人一起跑了起来, 而他们的方向正是医疗点。

指挥官: 这是……怎么回事?

拐过了弯, 指挥官看到浓浓的黑烟从医疗点的窗户里飘了出来; 刚刚的男子提着水桶冲了进去。

路人: 里面还有人!

指挥官脱下了外套, 把它放进旁边水桶里浸透, 蒙在头上, 冲进了医疗点里。

起火的地方是档案室, 指挥官踹开了被卡住的门。

一个人影躺在档案室的地上, 周围是被推倒的档案架, 地上杂乱地散落着各种文件, 有些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是昨晚的妇人。

不及思考更多, 指挥官抱起昏迷的妇人, 朝大门跑去。

“里面还有人吗?”

“没了, 都救出来了。”

“两个孩子呢?”

指挥官: 什么? !

指挥官转身就要重新冲进火场，却被周围的人架住了。

“火太大了，你不要命了吗！”

指挥官：放开我！

指挥官：她们明明……没有打开看过……

苔丝：哥哥，你不要吓我，呜呜呜呜……哥哥……

指挥官的衣角被拉住了——是哭花了脸的苔丝和苏珊。

苏珊：火好大！哥哥，我……我害怕……

女孩们一左一右扑了过来，指挥官感到两个瘦小的身体在怀里不断打颤，紧紧抱住了她们。

指挥官：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苏珊：我们……今天没有去医疗点……哥哥，这是怎么了？

周围的人还在忙碌着救火，医生已经持续做了十几分钟的心肺复苏，最后无力地摇了摇头，阖上了妇人的眼睛。

将两个女孩交给了一旁的护士照顾，指挥官走到近旁，用手擦拭了妇人的鼻腔。

指挥官：没有灰烟……

“起火原因找到了，是药剂室打翻了药物，两种药品混合后起火点燃了窗帘，又蔓延到了档案室……”

指挥官：今天有谁来过这里？

医生：没。

指挥官：艾薇塔也没？

医生：艾薇塔？没有，最近她在马尔洛斯忙着捐给医疗点的新设备，那是一批消防设施……

医生：如果能够再早一点……

医生没有继续说下去。

苔丝：姐姐……不是——

苏珊：嘘！我们答应过的。

苏珊打断了妹妹小声的嘟囔，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口袋，之前放着珠串的袋子已经空了。

医生: 这是一个意外……

指挥官: ……意外吗?

“等等, 好像少了一个人? 前几天那个新来的病人。”

“是啊, 怎么不见了? 我记得他, 他的右手全是烧伤留下的疤……”

指挥官: ……

指挥官: 之后, 你们都要好好的。

最后摸了摸两个女孩的头, 指挥官起身离开。

医生: 你要去哪儿?

指挥官: ……你这么问, 我突然也不知道了。

医疗点的明火已被扑灭, 面对伤亡, 没有人哭泣或者惋惜。

大家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样, 整理着抢救出来的医疗器材, 忙碌着转移伤者……

毕竟, 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突如其来的离别。

指挥官摆了摆手, 算是告别。

指挥官: 但是我知道, 卡莫纳, 不能再有更多的“意外”了。

-73-H1-Attack

P90: 唔, 又是黑金, 希望不要再遇到黑卡蒂了。

-73-H1-Begin

艾薇塔: 我这里有个新任务需要交给你。

艾薇塔: 前几天, 一个黑金队员找到了我, 说他的队友休伯特失踪了。

艾薇塔: 他希望你可以调查休伯特的下落以及失踪的原因。

艾薇塔: 我已经把你的联系方式交给对方, 具体信息他会自己告诉你。

-73-H-2

暗区, 北山, 指挥官与卡萝、米蒂尔三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

卡萝: 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工厂看上去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人了, 四处落满了灰尘, 三人在里面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指挥官在空旷的厂房里走了一圈, 而后蹲在门口, 观察着地上薄厚不一的尘土。

指挥官: 委托人自称索尔。一个月前, 他的队友休伯特跟着黑金一起来这里出任务, 之后就没再回去, 伤亡名单里也没有他。

米蒂尔: 这是什么工厂? 黑金为什么要来这里?

指挥官: 生产设备都被转移了, 不知道之前是做什么的。

指挥官: 分开搜, 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

三人分散各自行动, 两个少女搜查厂房内部, 而指挥官来到了外面。

厂房坐落于北山的密林中, 并不与公路相通, 而是开辟了一条隐秘的泥土小路, 从车辙的深度来看, 这里的货物分量不轻。

指挥官: 鬼鬼祟祟, 会被黑金围剿也不奇怪。

指挥官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试图还原当时的情况。

工厂的大门没有被暴力破坏的痕迹, 内侧的弹痕比外面多, 门前的地面上有明显的拖拽痕迹.....

指挥官: 黑金过来时, 工厂正在转移, 只是没有来及。

厂房外也到处留下了战斗的痕迹: 散落的弹壳, 树上的弹孔……

指挥官: 战斗至少持续了10分钟, 对黑金尤其是深渊小队来说, 剿灭一个工厂, 用时有些长了。

指挥官: 没有看到任何爆炸痕迹……这里的東西怕火。

已经围着工厂绕了一圈, 关于为什么休伯特从这里失踪, 指挥官依然一无所获。

指挥官: 刀?

指挥官左侧的树干上, 一道长约20厘米, 最深处有2厘米的刀痕清晰可见。

指挥官: 这里为什么会有刀痕? 倒像是一个……记号。

刀痕的一侧较浅, 指向了密林深处的一块巨石。

指挥官: 土被翻过……

卡萝: 有什么发现吗?

卡萝与米蒂尔结束了对工厂内部的调查, 来到外面寻找指挥官。

指挥官蹲下身来, 从腰后抽出一把匕首, 翻开巨石旁被动过的土。

一根空荡荡的金属链子, 和一枚印着章鱼的肩章。

米蒂尔: 这是黑金国际的肩章! 这个链子……是用来挂铭牌的?

指挥官: 看来线索找到了……休伯特的失踪确实与这次行动有关。

米蒂尔: 是工厂的人干的?

指挥官: 不像……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接触黑金, 还是要从工厂入手。

卡萝: 哈, 我们在楼里发现了这个……

卡萝拿出一张被烧得只剩下一半的供货单, 最上面写着一个名字——“米歇尔”。

卡萝: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想这个米歇尔可能就是认识的那个。

暗区, 北山东麓的某个别墅。

工厂老板: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找到我?

卡萝: 米歇尔, 还记得我吗? 半年前, 是我帮你搞定了那个硝化棉供应商。

工厂老板：你是……那个特遣队员？

卡萝：没错。

工厂老板：所以呢，当时的报酬已经结清了吧。隔了这么久突然找上我，想干什么？

指挥官：你的工厂是不是被黑金围剿了？

工厂老板：！

工厂老板：黑金？你在说什么，我和黑金有什么关系。

指挥官：北山里那个，掩人耳目的兵工厂。

工厂老板：！

卡萝：放心，我们不是来替黑金办事的，甚至恰恰相反，有人怀疑黑金的这次行动有问题，我们是来帮你的。

工厂老板：帮我？我能和这件事撇清关系就已经很不错了。

工厂老板：那是黑金的深渊小队，黑卡蒂的深渊小队！

指挥官：黑卡蒂？

指挥官：我们保证不透露今天的事情，绝不会把你牵扯进来。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工厂老板胖墩墩的身子似乎终于站累了，向后瘫坐进沙发里，给自己点燃了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

工厂老板：我真不愿再回想起那天的事情……

工厂老板：快！把剩下的机器都砸了！黑金就要到了！

一个月前，北山，米歇尔兵工厂。

两辆卡车停在门口，几个工人正从厂房里把一箱箱货堆到车上。货箱上标着明显的“禁止明火”、“禁止淋雨”标志。

工厂老板：还差几箱？赶紧搬上去，能不能东山再起就看这批子弹的价钱了，2分钟内必须发车！

树林中已经传来了隐约的枪声。

工厂老板：来不及了！直接走，都开走！

工厂老板打开旁边的车门想要上车，却被驾驶座的司机一把推了下去。

工厂老板：？

司机蒙着脸，看不清面容，露出的小臂上有一道陈年的刀疤。

工厂老板：你……你不是……

神秘的司机没有理会瘫坐在地上的老板，车笛短促地鸣了两声似是暗号，两辆装满了子弹的货车扬长而去，丢下没有回过神的工厂老板与工人。

“呼——”，一发子弹擦着老板的头发打在他身后的大门上，黑金来了。

工厂老板：跑！

见工人和守卫们朝外四散跑去，已经与黑金正面交火；工厂老板见无人注意到自己，转身跑回了厂房里。

工厂二楼，老板躲在一个货架后面，小心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交火声停止了，才小心地探出头查看。

工厂的大门敞开着，三个身穿黑金作战服的特种兵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女人有着一头黑发。

工厂老板：黑卡蒂……深渊……

工厂老板认出了为首的女子，把自己又往阴影里藏了藏，不敢暴露。

黑卡蒂：任务完成，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

男子：是。

透过两个柜子间的细缝，工厂老板窥见一个黑金队员卸下了身上所有的武器装备，整齐地放在地上，随后想要摘下右臂上的黑金肩章。

黑卡蒂向一旁站立的另一个黑金队员摆头示意。接到指示，这名黑金把枪上膛，猛地推了一把前一个人。

黑金队员：走吧，该上路了。

卸下武器的黑金队员对黑卡蒂深深鞠了一躬，跟着持枪的黑金走了出去。

“呼——”

外面突兀的枪响让工厂老板吓了一跳。过了一阵，刚刚带人出去的黑金队员独自跑了回来。

黑金队员: 办好了。

黑卡蒂: 把这里清理干净, 走吧。

黑卡蒂与深渊小队撤离了工厂。而老板直至夜幕低垂, 才壮起胆子从躲藏地方出来, 逃离了这里。

工厂老板: 在这之后, 我就躲回了家避风头。幸好黑金也没在意我这种小角色……

指挥官: 你说有一个黑金队员在那天被秘密处决了?

工厂老板: 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处决他的人就是深渊小队的队长, 黑卡蒂。

指挥官: 谢谢你, 可以请你描述一下他的样子吗?

-73-H2-Attack

P9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那尊金狮雕像可能会是线索, 一定要找到它!

-73-H2-Begin

P90: 为了委托任务, 大家还要继续加油啊!

-73-H3-Attack

P90: 前面有路障!

P90: 来不及绕路, 只能强攻过去了!

-73-H3-Begin

P90: 黑卡蒂和休伯特……啊, 想想就可怕!

P90: 休伯特究竟怎么样了?……还是需要更多的线索啊。

-73-H-4

离开了工厂老板的别墅, 指挥官给委托人拨出了通讯。

索尔: **红色卷发, 就是他, 就是休伯特!**

索尔: **黑卡蒂……我早就知道……一定是她!**

指挥官: 等等,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索尔: **之前, 休伯特在公开场合伤了黑卡蒂的面子, 得罪了她。**

索尔: **我早就怀疑是她公报私仇了, 所以这次才找你们帮忙, 没让黑金这边知道。**

指挥官: 可是以我的了解, 黑卡蒂不像是会暗下杀手的样子……

索尔: **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索尔: **那是三个月前了……**

“好!”

“漂亮!”

黑金国际深渊小队的某处驻扎营地里, 两名黑金队员正在空地上比拼着格斗。

“休伯特, 好样的! 揍他!”

其中一个红色卷发、脱了外套只穿着紧身背心的, 正是休伯特。

他正用一个轻巧的闪身, 借力打力, 将对手摔在了地上。

“获胜者, 休伯特!”

围观的众人欢呼起来, 休伯特站在空地中间, 抬起双臂, 向四周示意。

欢呼声突然停止了，休伯特一脸疑惑地转过身来，看到一个黑发女人走出了营帐。

是黑卡蒂。

原本松散地坐在地上的黑金队员们慌忙站了起来，整齐划一地面向黑卡蒂立正站直。

黑金队员们：长官好！

黑卡蒂点了点头，原本迈向营地大门的步子却转了个弯，朝正在比试的众人走了过来。

在大家身前站定，黑卡蒂双手抱臂、嘴角紧绷、下巴微微上抬。

黑卡蒂：不用管我，你们继续。

原本嘻嘻哈哈的黑金队员们，却无一人敢动。

黑卡蒂：继续。

这句话听上去比之前那句更冷，黑金队员们即便紧张，却也不敢再站在原地不动，局促地重新围起来，留出了中间的空地。

黑金队员：……上一场的胜者是休伯特，还有人要继续挑战吗？

休伯特回到了空地中心，尴尬地搓了搓手，眼神四处乱瞟，没有直视站在前面的黑卡蒂。

黑金队员：……还有人吗？

没有人应答，一个站在外围的黑金队员想要溜走，被他旁边的同伴一把按住了。

黑卡蒂：……

意识到是自己的到来让手下紧张起来，黑卡蒂终于放下了抱着的胳膊，微不可见地咽了下口水，原地坐了下来。

见此，原本一直站着的黑金队员们才陆续坐了下来；索尔在休伯特恳求的目光下站了出来。

休伯特：……来吧。

已经一来一回地打了一阵，对战的双方出手都十分谨慎，完全不见之前的酣畅淋漓。

索尔：怎么办？

休伯特：平手？

趁着一次短暂的近距离僵持，两人小声进行了沟通，随后同时松手后撤，结束了格斗。

休伯特: 我们打平了。

这场表演性极重的比试终于结束, 围观的黑金队员们像是松了一口气, 稀稀落落地响起了掌声。

黑卡蒂冷着脸坐在最前面, 右手捏断了旁边的一丛枯草。

黑金队员:那, 我们散了?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几个年轻的黑金队员已经陆续起身, 想要逃离这里的低气压。

黑卡蒂: 我来。

黑卡蒂拍掉了手中的碎草叶, 站起了身。

指挥官: 休伯特当众把黑卡蒂打败了?!?!

索尔: **是。**

指挥官: 他怎么敢的?

卡萝: 有什么了不起, 这么大惊小怪。

索尔: **如果你知道了黑卡蒂的履历, 就不会这么说了。**

索尔: **退役前在海军陆战队立功无数, 加入黑金后又创下了快速攀升的传说。**

索尔: **最初, 也有人质疑她凭什么年纪轻轻就可以担任深渊的队长, 但很快, 队伍里再也没有了这样的声音, 因为这是她实实在在靠命挣出来的。**

索尔: **在深渊小队, 没有人敢违背她的意思。休伯特.....他怎么敢的?**

指挥官: 虽然这件事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 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休伯特的失踪是黑卡蒂干的。

索尔: **在这件事之后, 休伯特被恶意针对了。**

索尔: **有很多的迹象.....**

黑卡蒂: 这次潜入任务的分组都清楚了吗?

黑金队员们: 清楚了!

营地里, 黑卡蒂正部署着工作。面前两排笔直站立的黑金队员眼观鼻、鼻观心, 形容整肃。

休伯特: 报告!

黑卡蒂: 说。

休伯特: 为什么别人都是3-4人一组, 我却是一个人?

黑卡蒂: 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

休伯特: 是!

黑卡蒂: 各自准备, 解散!

黑金队员们原地解散, 成群结队地去领取装备或者商量作战计划, 只有休伯特一个人拖着步子往宿舍的方向走去。

见此, 索尔追了上去。

索尔: 怎么回事?

休伯特: 不知道……任务需要?

索尔: 会不会是……报复?

休伯特和索尔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 没有注意到黑卡蒂正从他们身旁经过。

休伯特: 咳咳!……咳咳……

黑卡蒂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步伐不变, 目不斜视地与二人擦肩而过。

看着黑卡蒂走进了自己的作战室, 索尔拍了拍休伯特的肩。

索尔: 总之小心一点儿。

黑卡蒂: 都跟上, 刚刚20公里, 才到一半。

一支黑金队伍沉默地在山地里攀爬, 每个人身上都背了沉重的行囊。

黑卡蒂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长时间的负重徒步让她的脸上也挂满了汗珠。

黑卡蒂: 如果有人掉队, 回营后加训一倍。

队员们没有说话, 机械性地迈着步子跟在后面, 担心交谈会乱了自己的呼吸。

休伯特和索尔落在队伍的最后, 在一个拐角的地方, 索尔拦住了休伯特。

索尔: 把你的负重分5公斤给我。

休伯特的脸色已经发白, 头上不知是热汗还是冷汗, 停下后缓了几秒才开口回应。

休伯特: 谢了……不用了。

索尔: 大家都是20公斤负重, 只有你是30公斤。她就是在针对你!

索尔: 别逞强了, 快, 趁这里他们看不见。

休伯特拍了拍索尔的肩, 从一旁折了一根树枝当做登山杖, 跟上了队伍。

索尔: **危险的任务、苛刻的训练.....像这样的事, 还有很多。**

索尔: **而这一切, 都是在休伯特把黑卡蒂摔到地上后发生的。我决定相信,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索尔: **黑卡蒂就是在报复!**

指挥官:

指挥官: 我承认这听上去确实很像事实, 但我们依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休伯特只是失踪——

索尔: **有!**

指挥官: 嗯?

索尔: **你刚刚提到的, 杀害休伯特的那个人.....**

指挥官: 只有一起出去, 老板并没有看到休伯特被枪杀.....

索尔: **总之, 那个刀疤脸的光头叫做斯通, 我知道他在哪儿。**

-73-H4-Begin

P90: 好像.....接近休伯特失踪的真相了。

-73-H5-Attack

P90: 前面都是黑金的精英, 大家小心!

-73-H5-Begin

P90: 这么多敌人……黑金的营地果然危险。

P90: 大家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73-H5-Win

P90: 总算完成任务，大家真的好棒！

P90: 这笔委托，应该可以赚到不少钱吧~

-73-H-6

入夜，卡莫纳某林间营地，指挥官与米蒂尔、卡萝三人在营地外围悄悄观察。

米蒂尔: 真的要进去？黑金的营地不是那么好闯的。

卡萝: 怕什么，打不过难道还跑不掉？

米蒂尔: 可是这里真的会有线索吗？

指挥官: 委托人说斯通被调来了这儿，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问他才能知道了。

米蒂尔: 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卡萝: 要不你去问黑卡蒂？

米蒂尔: ……

指挥官: 也不一定要正面冲突，最好可以在他住处搜到点儿什么……有人来了。

一个魁梧的军装男子在两个士兵的陪伴下走向了一个帐篷，在门口停下，回头示意两人留在外面。

营地灯光的照射下，指挥官三人清楚地看到，他露出的右眼上，划了一道长疤。

米蒂尔: 是他吗？

指挥官: 不确定, 头盔和面罩遮挡了太多, 再看看。

帐篷没有窗户, 门口的帘子被放了下来, 隔绝了里面的一切灯光与声音, 让人无法窥探。

过了一阵, 刚刚进去的男子和另一个打扮相近的特种兵一起走了出来, 面罩与头盔遮挡了那人的容貌。

卡萝: 他们朝树林去了。

卡萝转头望向指挥官与米蒂尔, 眼睛里全是跃跃欲试的兴奋。

指挥官:跟上去, 等他们走远。速度要快, 不要引来其他人。

卡萝拍了拍自己弹挂上的枪袋, 那里刚刚被米蒂尔又塞进去了两个弹匣。

卡萝: 放心！

米蒂尔: 老实点！

经过一番默契的偷袭与闪电般结束的战斗, 帐篷中走出的两人已经被控制住。

米蒂尔叉腰站在两人面前, 高抬着下巴, 努力放大着自己的气场, 希望可以震慑住被绑住手脚的两人。

斯通: 呵.....

刀疤脸的男子正是三人要找的斯通, 嘴里发出不屑的笑声。

米蒂尔: 我说了, 老实点！

米蒂尔用枪托猛力打在斯通的背上, 这个魁梧的中年男子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一个踉跄, 把呼痛声憋在了嘴里。

斯通: 唔.....

黑金队员: 你们是什么人, 要做什么？

和斯通一起被制住的黑金队员手被绑在身后, 一直安安静静没有过多地挣扎。

指挥官: 一个月前, 北山兵工厂, 黑金去那里有什么任务？

黑金队员: 黑金国际奉命剿毁非法工厂, 暗区里谁敢有疑问。

指挥官: 只是如此？

黑金队员：你什么意思？

米蒂尔和卡萝一直横抱着枪，站在指挥官的左右，武力“威慑”着两人。

见此，米蒂尔再次端起枪托，走到这个掩住头面的黑金队员身旁，准备给他吃点苦头。

突然，原本还跪在地上的黑金队员双手挣脱了束缚，趁米蒂尔疏忽了防备，伸手夺枪。

米蒂尔：！

刹那的拉扯间，米蒂尔的枪被夺了过去，但她没有松手，顺势撞向了跪在地上的黑金队员，手肘重重地击在了他的后颈上，随后翻身后撤，拉开了距离。

夺过枪的黑金队员双脚还被绑着，重心不稳，被米蒂尔的肘击撞得失去了平衡，侧身翻倒。

训练有素的精英队员迅速反应，没有尝试爬起，而是毫不犹豫地就着俯卧的姿势，将枪口对准了身前的指挥官。

“咣啷——”

两人短暂交手的同时，一枚长方形的金属物从黑金队员的口袋中滑出，跌撞在一旁的石块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黑金队员：别动！

林间空地上，指挥官与卡萝持枪对着地上的两名黑金队员，双方呈对峙状态。

卡萝：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和我们硬碰硬是什么结果你应该已经清楚了。

虽然是被偷袭，但回想到刚刚自己二人被对方快速制服，两个黑金队员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米蒂尔：这是什么？……铭牌？

米蒂尔拾起了刚刚从黑金队员身上掉下来的东西，那是一个暗区里常见的身份铭牌，上面刻着拥有者的名字，一枚弹孔赫然破坏了它。

米蒂尔：T、H……什么什么……S？

指挥官&卡萝：休伯特？！

回想到工厂外被埋藏的空链条，三人有了个令人震惊的猜测。

米蒂尔走上前去，休伯特将枪口调转对准米蒂尔。

休伯特：停下！

米蒂尔无视眼前持枪威胁自己的黑金队员，继续靠近，伸手想要去摘他的头套。

“咔嚓”，休伯特愣住了，枪里并没有子弹。

米蒂尔摘下了他的头套，一头红色卷发露了出来。

卡萝：果然是你！

受制于人，休伯特愤怒地把枪摔在了地上。

休伯特：你们究竟是谁？

指挥官看了看还被绑在一旁的斯通。

指挥官：跟我来，有些话想问你。

休伯特：委托！？

不知斯通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身份，指挥官单独与休伯特讲述了前因后果。

休伯特：是，我是休伯特。

休伯特：这是一个误会。

指挥官：嗯？

休伯特欲言又止，似有犹豫。

指挥官：你的朋友为了找你费尽心血，或许你也需要给他一个解释。

那枚被毁掉的铭牌已经回到了他的手中，休伯特看着上面的弹孔，叹了口气。

休伯特：……好吧，虽然早了一点，但也没什么影响了。

休伯特：我并没有被暗杀，我被调来这里执行秘密任务，如今任务已经完成。

休伯特：你们误会黑卡蒂了。

任务圆满完成，黑金队员们回到了营地，进行复盘。

黑卡蒂：此次行动，大多数小队都按计划完成了目标。休伯特！

休伯特正坐在众人之中，垂着头，闻言立即站起立正。

休伯特：是！

黑卡蒂：你比预计时间迟了1分20秒，原因！

休伯特: 报告! 我按计划去破坏电力系统, 但路上遭遇的敌人数量超出预期, 解决起来需要更多时间。

黑卡蒂: 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休伯特: 敌人太多, 比预计用时要长。

黑卡蒂: 所以是个人能力不足?

休伯特: 不! 我一个人处理了八个敌人, 只多花了1分20秒!

休伯特: 何况, 在我抵达的时候, 发现电力系统已经被破坏了, 我的行动没有意义, 我质疑这个安排!

原本侧身看着作战地形图的黑卡蒂闻言微微偏头, 扫了一眼情绪激动的休伯特。

黑卡蒂: 回去好好想想, 明天把复盘检讨交给我。散会!

黑金队员们纷纷起身, 逃离作战室内令人窒息的空气。

索尔: 嘿。

索尔经过时用肩膀撞了一下休伯特, 示意他赶紧离开;但休伯特不为所动, 依旧紧紧盯着地形图前的黑卡蒂。

索尔无奈, 只能和其他人一同离开。转眼间, 作战室内只剩下了黑卡蒂与休伯特两个人。

黑卡蒂: 什么事?

休伯特: 报告! 我不知道检讨书该怎么写。

休伯特双手死死攥着拳头, 可即便他的额头已经跳起了青筋, 面对自己冷脸冷语的上级, 也不敢有丝毫的逾矩。

黑卡蒂: 你的目标是破坏电力系统, 不是按计划路线抵达供电室。在发现原本的计划完成难度过高时, 你至少有2个方案可以按时切断对方的供电。

黑卡蒂: 可你却无法变通, 忽略自己的核心目标, 没有全局意识, 只知道全盘执行。

黑卡蒂: 你是没有脑子吗?

黑卡蒂终于转了过来, 一双深色的眸子透过眼镜的上方, 冷冷打量着眼前这个强压着情绪的新兵。

休伯特无话可说, 无颜再看黑卡蒂, 转身想要离开, 却在门口犹豫着停下了。

休伯特: 我没有完成任务, 电力系统是被谁破坏的?

黑卡蒂挑眉, 在作战图上画了一个红圈。

休伯特: 这是当时你的位置.....

黑卡蒂: Plan B。

休伯特:我去写检讨。

休伯特粗着脖子憋出了这么一句, 出门时却被黑卡蒂叫住了。

黑卡蒂: 休伯特!

黑卡蒂: 如果你还想更进一步, 就要自己证明给我看。

山脚下, 黑金队员们结束了长达40公里的负重徒步, 获得了短暂的休息时间;身上沉重的背包在树下被堆了一地。

更高强度的训练让休伯特此时瘫坐在这堆背包旁, 喘着粗气拧开了一瓶水。

黑金队员: 喂! 帮忙找个东西, 在队长包里, 一个备用电源。

黑卡蒂与几个黑金队员站在远处, 其中一个朝着休伯特喊话, 让他就近找个东西。

休伯特认命地站起来, 找到黑卡蒂的背包, 拎了起来。

休伯特: ?

休伯特手里拎着黑卡蒂的登山包, 掂了掂重量;又随手抓过另外一个包, 掂了掂。

索尔: 怎么了, 脸色这么奇怪?

休伯特把黑卡蒂的包放到地上, 打开搭扣, 在里面翻找着什么。

索尔:这是什么?

休伯特: 是铸铁块, 10公斤的。

休伯特手里托着一个黝黑的铁块, 正是刚刚从黑卡蒂的包里翻出来的。

索尔:

索尔: 你是疯了么? 把自己的负重放到队长包里?

索尔: 就算她刁难你, 你也要冷静, 不要自己去找死.....

黑金队员：干嘛呢？快点！

远处的黑金队员还在催促。休伯特迅速把铁块放了回去，从包里翻出备用电源，递给了还在小声喋喋不休的索尔。

休伯特：去拿给队长。

索尔骂骂咧咧地走了，休伯特把背包恢复了原样，放了回去，看向远处的黑卡蒂。

黑卡蒂正给两个黑金队员交待着什么，身姿挺拔，与周围三三两两瘫在地上休息的其他人不同，不见一丝的疲惫。

休伯特下意识地站直了身，正了正自己的作战制服，朝黑卡蒂走去。

休伯特：报告队长……

指挥官：所以，黑卡蒂其实是在锻炼你，准备提拔你？

休伯特：是的。

指挥官：……虽然有点意外，但是与她记仇暗杀你相比，确实这个原因更有说服力。

休伯特：听上去你们好像很熟。

指挥官：一面……几面之缘罢了。

休伯特：因为要带队完成保密任务，北山工厂的那次行动之后，我就离队到了这边。

休伯特：能不能答应我件事？

指挥官：你说。

休伯特：明天上午，我升任这支小队队长的消息会在黑金公布，我的朋友自然就会知道。

休伯特：希望你能帮我保密到那个时候，之后我会自己去跟他解释。

指挥官：好。

休伯特用手指摩挲着铭牌上的弹孔，感受着刻印凹凸不平的触感，叹了口气。

休伯特：本来需要把所有标志身份的物品全部销毁，就是你看到的埋在土里的那些，这个铭牌也是因此被斯通射穿的。

休伯特：可是因为不舍，我还是带走了它，没想到被你们追到了这儿。

休伯特：我还是……远远不如她。

休伯特自嘲地扯了个笑容，年轻的脸上没有不甘，眼中却透露着深深的无力。

休伯特：无论我们怎样追赶，队长都在我们的前面。只是为了不被她落下，我们就已经要拼尽全力。

指挥官：……

指挥官不知如何安慰，只能拍了拍休伯特的肩。

指挥官：走吧，他们还在那边等着。

指挥官：至少你该庆幸，她不是你的敌人。

-73-EXT-1

一个平民被惊扰了。注意，在平民周围2格内发生战斗会将其惊扰。

Guides

-73-guide-special1

请指挥官认真阅读战斗手册！点击右上角"跳过"关闭该界面

-73-guide-special2

请指挥官认真阅读升级说明！点击右上角"跳过"关闭该界面

-73-guide-special3

请指挥官认真阅读战斗手册！点击右上角"跳过"关闭该界面

-73-guide-special4

请指挥官认真阅读撤离说明！点击右上角"跳过"关闭该界面